

文藝新刊

秋心集

朱企霞著

北新書局

秋
心
集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付排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秋心集 實售四角五分

著 作 人 朱 企 霞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兼 印 刷 者 北 新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分 發 行 所

南京 廣州 北平 武漢
長沙 成都 西安 開封
貴陽 安南 杭州 廈門
雲南 重慶

北 新 書 局

秋心集目次

題記

一

正編

黃了西風

一七

悼

一〇

蓮花谷

一五

世上有你

一〇

夜醒

一三

銘者

四〇

Tenderness	六〇
秋心（北平）	六〇
檀香（一九三四，北平）	六四
我底春天（北平）	六八
吉夢（一九三四，北平）	七三
夜行的車（一九三四，北平）	七九
自殺雜論一則（一九三四年二月，北平）	八二
爐（一九三四，北平）	八八
我是戲子（一九三四，北平）	九一
從 Inferno	九六
幽明	一〇〇
空屋	一〇三

屠格涅夫底最後（一九三四，北平）	一一〇
樓	一一〇
落花曉	一二八
南昌的夢	一三〇
陶然亭	一三五
離枯嶺	一三九
附畫清底譯文四首	
燈光（柯羅連珂作）	一四三
競爭者（屠格涅夫作）	一四五
玫瑰（全上）	一四八
藍色的王國（全上）	一五二

附 編

創作的心理	一五五
猶太人（南昌）	一五六
伏罪	一六〇
生的堅忍	一六一
超僞光明	一六三
雪朝（北平）	一六六
同病	一六九
對子蠅	一七〇
「每周文藝」發刊辭	一七七
雜論自覺、生活及創作	一八二
論中國文人之器（一九三三，北平）	一九三

題 記

收在這兒的幾十篇散文和小詩，其中大部分是我過去十年間爲了鬧着性的感情事件陸續寫下的，其餘則是屬於一般性質的，現在把前者列爲正編，後者列爲附編，成爲一集。這些原都並不是什麼傑作佳構，然而現在所以要這麼辦，也無非是想要爲自己已逝的半輩子的生命，粗略地留下一點記憶。這是一件亦悲亦喜的事情。尤其是關於前者，因爲我過去的生命底大部分，就幾乎全是爲了那一類的事情，而耗費掉了的。現在我對着這麼一堆陳跡，一時真是很難于決定是否應該爲自己表示出一點悔憾。

我過去因爲生長在一個特殊的教育與經濟環境之下，有着大量的時間與自由去支配自己，于是在青春期間，便不幸地却又必然地，讓自己獻祭了在戀愛上

面。在過去，戀愛幾乎成爲了我一切活動底中心，而任何事功都遺遠在其外，因此我如今在這後一方面的成就或者說貢獻，才會如此其渺小。然而很不技巧的，是我所處的時代，却又正是一個艱難的時代。因此我常看見有許多同伴爲了担負着時代的任務而弄得手足胼胝或焦頭爛額，有的則甚至于喪失了生命。而我自己呢，却永遠是逍遙着。當我偶然想起了這些的時候，便往往不禁覺得自己實在是太不應該。尤其是在某種時候，我甚至于感到自己就是連戀愛也並沒有幹好，而只是在那兒演戲，一切都只是假作。這個發覺，可真有一點使我失措，因此我乃痛感到自己半生爲人可真是毫無是處，實在是過于可哀了。在這樣的時候，我對于自己底過去，所感着的便彷彿只有悔憾。

不過，却也有着別樣的時候。

所謂別樣的時候，則是我能把自己過去的戀愛，親切地回味了起來的時候。哪怕那種回味只有一刹那，但那一刹那裏却往往有一個滿足、一個淒動、一個真

實的悅樂。因爲這，我才悟到現在的這種一剎那雖只是一剎那，但在過去這種一剎那却又往往是一種恆久，那種恆久裏既然能有一個神灑的充實，則自己過去的行爲也許就不能一定完全說是演戲，而認爲絲毫沒有意義。在這樣的時候，我雖然一面覺得自己處在這麼一個大時代裏却讓自己儘是鬧着一些十八世紀甚至十二世紀的感情糾紛，本來是很不應該，但同時我對於自己過去的行爲畢竟倒也不無它獨特的生命的這一點，却也又想加以相當的肯定。

當我正在爲一種逼人而來的衰老之感所窒息着的時候，我有着前一種感覺。當我正因了一點大自然或人事的感觸而面接了自己底過去的時候，我有着後一種感覺。人是不應該咀咒自己底過去的。縱然過去是錯誤，那也只應該對它加以理解與撫摸，並從而利用那已經死掉的自己作養料，而培養出新的生命來。當然，這兒首先便需要着對自己有一個首肯，一個祝福的心境。我現在却幸而彷彿還能夠有這種心境。因此在進行編理着這些稿件的當中，我便竟連想到要把這本小書

題作「檀香」的事，就也曾有過。但繼而一想，倘真是那麼辦，那却又多少總有點暗示自己今後還要在這方面有所作爲的樣子，但其實却是決不打算再有了，故乃終于把它改成了今題。秋日的午後，獨自一人坐在書齋裏穿過窗子眺望着外面園子裏遠處籬笆上的薔薇，哀愁地浴在通黃的日光裏：現在當我把這些剪貼的稿子從頭細看一遍，而編理完竣了的頃刻，心裏的確有着麼這一種淡而着涼的
感覺。

到現在，我大抵真是過到了但丁所謂的「人生底中途」的時候了。這原是一個危險時期：苦悶，而對於自己底過去却多半只會感到昏聩，得不着正常的理解。但如果一個人還能夠從此繼續生活下去，則再經過一個時期，當然有的甚至于需要十年或二十年，却又多半會從新明淨起來，而能夠智慧地照澈自己底生平，並能夠從一個新的視角裏去對於自己種種的過去，加以新鮮的評價的。我彷彿覺得在前人底腳跡上，就很有過一些這樣的例。因爲年齡對於某一種人類底感

情所具的威力，至多也只能使它暫時地入于昏眠狀態，却不能根本使它死滅。他們和一般人的不同之處，便在于他們能夠保有一個永久的青春。因此我乃想到倘使在若干年以後，自己幸而也多少能達到這種境界，我便將努力使凡與我底青春期的生命有過交涉的人們，當然有的還是本書裏絕未提到過的，都在我底心中與筆下，一一充分地復活了過來。在本書裏她們所留的影子是過于模糊的、簡略的、不充分的、甚至於有的還連什麼痕跡都沒有，但在將來，我將為她們即為自己作出一幅幅詳盡的畫像。如果說那種工作也能算是不十分多事或荒唐，就讓我在這個原諒之下期待着那種工作時期底來到罷。

以上都是關於正編的話。關於附編，彷彿是沒有什麼必需的言語要說。要之，無論是散文或小詩，這也總算是我過去的一點偶感底記錄。但對於偶感這東西，我已往却彷彿總是不大愛惜的，故總是隨便地讓它過去，而不願意斤斤然麻煩着要把來形諸筆墨。也就因此之故，所以十年來時間雖不為不長，而積聚起來

的分量，却竟會是這麼少。于此我却回味到正編裏的那些文字底產生，原來都不過是因為我當時的心境無法排遣，逼得不能不寫，才那麼寫了出來的，而在提筆的當中，就從未想到過那是在作文，或在從事于藝術的製作。然則像這麼一些即就草性質的東西，倘使今日在技巧上果然顯得很是不高明，自然也就並沒有什麼可怪了。

這本小書底編成，當然不免是告白了我過去的邇漫生活底結束，這以後，我或者要把自己底精力與時間，去注在別的方面了。然而要着手來編理這些東西，要能夠有把自己底過去認真地凝視一下並使它告個結束的決心，却也頗需要一點含有安定性質的力量。這力量，是一個快要與我締結共生之緣的人最近所付給我的。爲了感謝，我便把這本小書進獻與她。

我所願着開放在秋日的陽光裏的薔薇，也能夠有着它底獨特的芬芳與美麗。

黃了西風

黃了西風，

也黃了路草，

空剩枯枝頭的老鴉

歌曲亦未能成調。

任山行的過客

隨意放開步履，

加重或提輕了腳音

都只是無須的顧慮！

縱老僧尙未圓寂，

但塵封的寺門

不早已加了重扇

更沒一半個的指痕？

夕鐘催不成清夢，

朝朝獨看殘月，

連殘月裏也有他

昔時幻臨的舊影——

本不能解脫，

也不欲解脫。

一九二八。一，二四之深夜成，南昌。

悼

記起了

兩番相逢，

却是用死別作了結束。

撫着你底尸骸，

雁飛無語，

黃葉滿地，

追憶遠鋪在荒山之巔，

淚眼也清明，

但昔日欲死之心

却已成迷峯的絕跡。

敗陋的客舍，

剝落的牆壁

(旅人底辛疲與嘆息)，

昏黯的角落，

停過死人的床上……

便在那深夜之黑的急流裏

我們相逢了！

隱隱地微笑着的你底影

如電，消失……

如螢，消失……

乍來的溫馨

遂深救我于腥敗。

又是深夜帶來了音樂

如清淒的秋溪水

汨汨地流到了我枕頭，

我去了

踏着琴音的波浪……

便在一個無船無人的海上

我們相逢了——

遙遙地微笑着的你底影

翩翩着，如夢……

蹀躞着，如夢……

念天地之悠悠

我真欲赴海而死了。

但昔日欲死之心

終已成迷峯的絕跡，

徒有追憶遠鋪荒山之巔

與淚眼之清明。

黃葉滿地，

雁飛無語，

撫着你底尸骸

記起了兩番相逢

痛醫着眼前的死別。

一九二八，一，二六，南昌。

蓮 花 谷

那時候，附近住着的避暑的人，都已經陸續地下山去了。遠遠近近平岡上或是山腰中間點綴着的大小小的別墅，門窗都關着，訴說着一整個兒歡樂的有生命的夏天，現在都已經成爲過去。滿山裏盡是清寂。我底住屋裏，原也熱熱鬧鬧地住過好些人，但現在剩了下來，却只有我一個。以外呢，是長貴。長貴也許在怨我——爲了我不走，他一個夏天的工作就老是不能夠結束。其實呢，却早已是秋天了，滿山滿谷是早已在翻翻滾滾地動着白了頭的蘆葦的波浪了，當一陣陣秋風吹過的時候。

我不願齊仔細去想我不走是爲着什麼原因。我知道，那是無益的。我不如待着。

長貴告我說，先生，這兒九月裏就下雪，以後就永遠不開凍，雪在山上樹上都結成冰花呀，冷得很。我說哦，是那樣麼——却依然不走。還早哩。現在却還不過是正在下霧的時候哩。霧氣不知是由何處而來，但我則假定它是由那對面遙遙地望得見的鄱陽湖底湖面上所昇騰而來。夏天的霧，只是一來就撲到了山上、樹上、屋宇上、人身上，只是把人身與周近的一切，都綿綿密密地包裹了起來罷了。但現在的却不，它一來却預先結成了一個蓋，一個廣大的天幕，不高，永遠像是剛從火爐裏面吐了出來的濃厚的煙，作紅褐色，非常固執地蓋住在我所在的這一帶山脈底上面。一天又一天，一連好幾天不散，這個終于乃使我害怕起來了。尤其是傍晚，那西方的一角，下面是綿延起伏的山脊，上面是黯重的作紅褐色的霧的蓋，那其間，却露出了一條血紅的夕天的裂口，有時候一片黑烟樣的浮雲就從那裂口裏寂寂地急促地流過，真使我不禁要想到那正是一個古代神話裏駕着風火輪在天空中肆意馳騁着的可怕的惡魔。傍晚時站在屋後空着的園子裏面

凝望着這個，有時候我真是怕極。我不知道通常一個大山在哭出什麼悲慘的變故之前是不是如此，但我怕，我只直覺到，這個地方是馬上就要有着什麼可怕的事故發生出來了。

我只是這麼直覺着，却並不向長貴去打聽一打聽。我只是自己一人暗暗地這麼恐怖着而已。

我慚愧。我因慚愧而痛苦着。

主，有一天晚上我便在昏黃的燈前這麼祈求道，您怎麼捨棄了我，不賜救與我？我怎麼這般卑怯？是因為我底虔往心，對她的，還不夠堅定麼？是因為我太弱，所以才經不起試煉麼？我把人間萬有都看成了血臉，我怕于去凝視它們，這是爲什麼？我心中爲何只有咀咒，沒有祝福？我爲什麼不能信，只以爲一切對我都都是惡意的，猙獰的？呵，主，可憐我，啓示我使我明白我如今爲什麼連秋山的黑雲都會害怕了起來的理由罷。這個樣子怎麼還能夠躬行什麼苦行呢？我是終于

要敗北的麼？我底苦行是終于不能走到最後的麼？像我這樣的可憐的卑怯者，是終于要在半路上跌倒下來的麼？這太悲慘了。呵，主，請救我，請使我勇敢，而且使我有一個堅固的信心罷。……

這時候，我便在燈前伏案哀哭着。

第二天起來，却是天也晴了，萬里無垠地都是秋日應有的光明蔚藍的天空。有木去的野燕在頭上飛舞。蘆葦的波浪照在陽光下，又耀眼、又柔和。我這個上午便整整地都躺在屋外左近的一個山腰上，十分貪戀地在那裏晒着那火熱的秋陽，好像哭藉此澈底地把我久寒的心兒都給暖一暖。忽然我記起長貴，我有一個摯愛的心兒要見他，要和他說幾句話兒，無論說什麼都好——或者就可囑他今天午飯的菜裏不妨加一點辣子。我便起來振一振披在肩上的斗蓬，飄飄地大踏步望家去的路上走，一面却順着那嗚嗚地吹着的愉快的秋風，開始用大聲音唱着誰底詩：

你那兒的蘆花也白了，

我這兒的蘆花也白了。

我凝神將蘆花細數

像是一里一程地走近了你。

我數盡了無數棵，

却終于是悵悵地——

千里外，真是遙遙啊。

.....

.....

這個晚上，等到了本來該睡的時候，我也還是不想睡。我底心太充滿了。血在我渾身奔騰。長貴呢，這個怪孩子，晚上老不睡，點燈看小說。我悄悄地由他底窗前經過，不忍打擾他叫他知道我是耍出來，因為他時時對我懷有一種多餘的擔心。出到門外，在清寒的月光下一看時錶，模糊中長短針都相疊在11與12之

間，已經快要午夜的樣子了。

呵，這滿山的月色，你要對我訴說一些什麼呢？我已經一連足足有三四天，一到晚後便不敢出門來了。以前就是出來過，也很少在這麼深夜。這個沒有人的夜的秋山，這時候才真正已完全爲我所有。我順着一條山路慢慢地走。遠處的山巒，在朦朧的夜色中也隨着我往前走。近山來得濃，在我舉腳走開一步的當兒，就略略錯過遠山底巔脊，往後退一步。蟲鳴，像微雨。一枝道旁的蘆葦被風吹歪了拂在我臉上，我微笑地扶着它親了一親，便又將它扶正了。我仍然往前走。

前面是一座樹林，一個山角了。繞過去，隔一個很大的山澗，那對面便是青年會所在地的蓮花谷。山澗裏很深，積着水，不流，有一些地方便清寒地反射出月亮底光輝來。我近邊却有着一道小泉，由山上流下，在發出細微的潺潺的聲音。一塊石板橫蓋在路上，泉水便由這下面流過。我把腳踏在那石板，它因爲放置得不平就發出了坎坎的聲響。這聲響在這夜的空間裏，聽來是十分親切。我好

玩，他再踏上去，而且搖起來，它便果然又順從地親親愛愛地聲響起來了。我這時候覺得，自己是十分幸福的。

怎麼地，我竟是這麼幸福麼？我只記得是數月以前，那彷彿已是非常地遠，自她對我有過了那次訣絕以來，我便已經失去了人間一切愉快的心境了。

不知是對於什麼，此時我心中充滿了感謝。

我往前走着。前面又是一座樹林了。這一回不同，連那山路也引入到樹林裏去了。出了這一座樹林，前面才是蓮花谷，青年會。那個青年會，本年夏天什麼機關曾在這兒舉辦過暑期學術講演的。據云曾邀請了國內不少的名流們來此地講演，聽衆是本省教育界服務的人員，而且必須來，是爲了命令。這個我管不着。只是當那講演會舉行的時候，我却是來過此地的。那些聽講人當中，當然十之八九都是和我相識。但就在那些不相識人裏面，有一位校長和幾位教員，我却會藉口于自己既是早住在此地，就應當略盡點地主之誼，並費盡了考據工夫證明

佢們（其中有男有女）的確還和我有過間接的同學關係，這樣子把佢們請到我底寓所來玩過一次，而且雖然不豐盛，但總算盡了我底能事地，把佢們款待了一番。佢們對於我這個人底好客（hospitality），都十分納罕，不但心裏，就從面容上也可以看出來。佢們當然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和佢們親近，待佢們竟如久別重逢的多年的好友。我也並沒有向佢們說起，佢們有一個學生是我底什麼人，並告訴佢們我只要能于款待了佢們一次，心中便已是如何歡喜。……

是的，那就是這個蓮花谷，青年會，佢們來過的。近來白天裏散步，我也並不是沒有來這一帶走過，但是誰知道呢，只有此刻，這個地方和關於佢們的記憶，在我却是出奇地來得親切起來了。那末我現在就上那兒去一去罷，去到那些屋子底附近，四周，走走罷。我于是去了，不久就讓自己走到了深深地隱在剛才說過的那座密林裏面的山路上面了。

這林子裏面的路，約有一里路長短。不，或者更長一點吧。怎麼地？是

有雲遮住了月亮麼，還是因爲樹葉太密了呢，這林子裏面一走進來竟是很黝黯。路也不好走。高高低低的。一枝伸出的樹根還不知什麼，將我絆了一下。我愕然，覺得渾身都閃了一閃。背脊上微微地有了一陣冷汗。因爲此刻我已經走得急了，背上早已在冒汗，而走急路的人當被絆了一下——縱然並沒有跌倒——却又往往是要有一陣冷汗襲來的感覺的。我便是那麼寒顫了一次。但仍然往前走。我高張着兩臂，向前，提防着會掛到臉上來的歧生的樹枝。有時候我把擋住了我底去路的樹枝，暫時地握住，扶到兩邊去。一次我握着了一點冷而濕軟的東西——那許是爬在上面的蝨蜒——我又微微地吃了一嚇。人真是不行，一嚇背上就又冒出冷汗了。我這時覺得，這座林子裏面的路實在是太長。要不然怎麼走了這麼許久，却還沒有走完呢？我想要回去。已經是夜深了。我總出來了一個鐘頭以上了吧。已經是夜深了。不如回去罷。也許長貴發現了我不在屋子裏，正在四處找我哩。不如回去罷。我這麼想。……

我這麼想着，這時，忽然我腦裏有一個十分新鮮的感覺，湧現出來了。是一個當然的，然而在我那時候却又是一個十分新鮮的突兀的感覺。那便是，我開始發現了，這麼深夜，自己却是獨自一人，蹣跚在這麼一座荒山的黑樹林裏。沒有理由，我心下立刻暗暗地覺得恐怖起來了。在這一刹那，我很奇怪自己當初是爲什麼要走到這兒來的，而且怎麼有如此大胆——正有如一個游泳的人游到了海中間，感着了力量不夠時，也每每會如此作想的。現在真有點進退維谷了。回去麼？回去也得經過一程長長的黑魃魃的可怖的山路。月亮在什麼時候是眞已被雲遮住。而且，四周不知是從什麼時候起，又早已騰起了霧，這個單由那空氣中的硝磺味的氣息就可以辨出。我怕。我想要回去。但因爲覺到回去的路程也很難，我此刻就眞巴不得能夠有什麼仙術，閉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詞而喝聲道「疾！」，就一躍而到了家裏。我預想着，我一到家門遠遠地就得大聲地喊長貴。呀，長貴，我底可寶貴的朋友，假如他此刻是在我身邊，那可該有多好呢。可惜現在却只有

我一人，我不能回去，却又不能夠待住。一種無名的恐怖之感在我心裏長大起來了。起初我還覺得那可怖的東西是距我較遠，在樹林以外，至少也隔了一段距離。但漸漸地，那個恐怖却逼近起來了。覺得就在身近的某一株樹幹後面，便會有着什麼可怕的東西突然一躍而出了。是什麼東西呢。我可說不出。但總之是什麼可怕的東西。而且，一會兒，就覺得更近，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東西，便是我身近的這些樹幹底本身，也就已經是十分可怕的了。它們就圍繞在我底身邊，相去不逾咫尺，呵呵，這一來，我可完結了，再也不能猶豫了。呵呵，前面，瞧，不遠，什麼，那一矮堆，黑黑的，那是什麼？那是一匹猩猩在那兒蹲着——不不，那是一叢灌木，或者就是一株冬青。是的，是冬青。然而冬青也可怕。冬青不該在這時候顯得那麼黑而且那麼神祕地不懷好意——而且也不該在那兒微微地蠕動着呀。呀，是的，它真在動起來了。遠遠地一陣長風開始着吹了過來。一股濃烈的霧氣撲到了我底周遭，林子裏面突然顯得更昏暗。我沒有遲疑。我跑了。；

我跑了許久。我跑得氣喘，不敢回頭。我知道，不但這時候知道，就在剛一開步時也就早已知道，風是並不足怕的，霧也並不是什麼危險的東西，而這個數十年來一到夏天便會有人跡在此喧騰雜沓的山上，則更是不會有什麼可怕的猙獰之類。然而，雖然是如此，我却還是害怕的，一種莫名的恐怖將我驅使着，我便發狂了一般儘着在那山路上奔跑。我不知轉過了多少灣，也沒有擇路，但在無意中却是順着一條家來的路。我因為是取了捷徑，和去時的路不同，就常常跳過了一些不闊的水溝，當目力尙能辨別的時候。要不然，我就讓自己底腳蹠在水裏，或在一塊較大的翹起的岩石上，被絆得幾乎跌倒。後來，我終于跑過了一個山角，一出來已經可以在朦朦的月色下望見自己底屋子了。這時候我才較為鎮靜了下來。由一個窗口，我看見了燈光。突然，我好像直到此刻才重新覺悟了過來似地，想到那正是長貴看書的燈光。呵，那是人，是有人氣的長貴。到此，我便又突然覺得感動，而對於自己剛才的那番奇異的恐怖，開始着覺得不了解。我重

新不害怕了。不過，這時候我却又已想到了別一些事情，在別一意義上我又深深地覺得悲哀起來了。

唉，我得再回去呵，我想。爲了她，爲了自己底一生，我得再回去，我想。這一點小小的路程也走不到頭，是不行的。還談什麼畢生的苦行呢？這個太軟弱了。我應當強。主呵，請救我，請給我一個堅忍，一個信心罷。這麼想着，我便又再一度決意地，然而却是鎮靜地，踏上了那個再去的路。

此時月亮是早已從對面的一座高山上面沉落下去了。一片廣大的黑影，便越過了一些山澗，一些深谷，直鋪了過來，遮黯了這一方面的全部的世界。霧更濃，除了沒有月亮，星光也沒有。上上下下都是一片白茫茫的，又昏沉沉的。風在遠遠近近嗚嗚地吹，我開始感着有一點寒冷。

然而，到此我却已經不害怕，而因爲寒冷便萌退意的事情是，更其沒有了。我靜靜地走着。我只猶如已經走到了一個夢裏去，幾乎沒有意識着自己底步伐底

移動。但步伐實際上却是很沉着的，它發出了囊囊的聲響，傳到遠處，又回到我底耳邊來，在這帶霧的夜山底寂靜中。我底心裏感着堅定與充實。

因爲是許久以來就已在白日裏走熟了的路，故雖是在這茫茫的霧夜，我底方向却也是一點兒不會走錯的。我是走向蓮花谷去的。一座一座的山，抹到我後面去了，終于，我又走到了剛才使我害怕的那座樹林子裏面來了。這時候我開始留心，我要找出剛才的那株冬青樹來，什麼時候我白日裏散步書中便會注目過來的。終于我找着了。我于是走到它身邊去。我摸撫着它的枝葉。是的，我知道，今夜我還得走，預定的路程是到蓮花谷。但此刻這株冬青樹底接近，却已經在使我感動。我願意提前地，稍稍在這兒盤桓一下。當初我被這株樹做了引子，被嚇跑，但現在我却再回到它身邊來了，而且是這麼安然地。我還能這麼躊躇滿志地摸撫着它。這樣子，我便覺得自己是好像達到了什麼目的，成功了什麼事業，不由得自己感謝着自己，便覺得渾身都發軟，就那樣子靠着它，暫時地坐了下來。

是的，我還得走，但此刻我却要在這兒待一會。我感到此時有一些什麼東西熱辣辣地在我心裏動盪着。於是，這一次，我便又任性了一點，就那樣子讓自己坐在那株冬青樹旁邊，開始着靜靜地哭了起來。

我覺得勝利而且安慰。

人失去批評了。我貪戀着那個哭泣。在可捫的自己底身子以外，世界已全是霧。……

右略有如追記六年前因某緣故居于故鄉一山上
時之舊事之一節。

二十三年二月八日，于北平。

世上有你

世上有你，呵，這恩惠是給我的。

當春深之夜，我在橋頭遙望着自己屋裏的燈火，那亮的窗子正在水裏幻影似地晃動，遠處的寺鐘（我不知道這鐘聲為何不斷地只是這麼響着呵），犬鳴，車底震動，烘烘的，隱隱的，遠呵，遠呵，夢似地蓋住了我底一切，我醉得想哭而且想死。呵，世上有你。

世上有你，呵，這恩惠是給我的。

我從夢中醒來，我忽然痛哭。我不知道自己曾經夢見了一些

什麼，我不知道自己曾經有了夢，我但覺得這一晚我更生活得太久又太多呵，我委屈得像一個小孩。帳外的燈光照得滿房泱泱地如浸在秋水裏，我底痛哭遂開始在此刻。待記起我曾夢見我昔時所會鍾愛過的人——那不是你，我夢見與仇人擁抱，我夢見從未見面、永不知名的是已經死去了的我底許多的親人，我夢見月亮在深林裏發抖——呵，我因此更是痛哭呵。我委屈得像一個小孩，停了又起，想了又哭地不知多少回。我哭得安慰而且想死。呵，世上有你。

世上有你，呵，這恩惠是給我的。

在低亞的琴聲裏，我看見你。在薄暮的林下，我聽着每一步履後的碎碎的草的聲音，我摸索着張臂地緊抱着你，我不相信你

並不在我底身邊。在聳立高山，無聲而噓氣如虹的時候，我聽了你底應響，我喊出了你底名字。……呵，世上有你。

世上有你，呵，這恩惠是給我的。

世上有你，呵，這恩惠是給我的。你儘可以穿着長長的，長長的白的裙衫，不理我，委蛻拖地地，走呵，不理我，飄飄地，傲然地，走呵，不理我，但我能將你招來在片刻——呵，世上有你，你儘可以不理我，呵，世上有你，你何必擔心我底孤獨？生命是凄豔的，世界是充實的，死是勝利的，你是美麗的。呵，我底T，你是美麗的，生命是凄豔的，世界在愛撫我，我可以死。呵，世上有你。

夜 醒

這小樓不比去年的病院，
但我熟悉這微風，
這夜底氣息，秋夜底氣息，
這從窗口攀過牽牛花的花藤
如一個舊友，密切地
躡腳走進來訪問我的
秋夜底氣息。
這氣息裏是含有
夜蘭香底香氣的，

去年的那風裏也是含有
這夜蘭香底香氣的，

夜夜都牽了手

輕輕地來在床前舞蹈着

淒迷地。

去年的夜蘭香是供在床頭，

不是在床頭，

是飄散在我底天國裏。

高熱如醉，

迷離的彩色的國，

虹的國，

童話的國。

是我底國。

是我與你所共有的國。

你出沒得太無常，

話語且又是那麼閃爍

我不懂。

你底微笑有輕軟的翅子，

輕軟地在各處飛——

你從沒有辨清過哪是風，

哪是花香，

你底慈惠。

待中夜以後稍稍地清醒，

微風飄拂在臉上

如游絲在網着我底夢。

夢是淒切而可愛戀的，

我底臉是那麼灼熱，

風却是那麼幽涼，

那夜底氣息

遂向我細道着人間一切

淒其的溫柔

依依而不復離去。

供在床頭小几兒上的銀瓶，

朦朧中

淨白的花朵——

雖不是你給我的

也何必覺得可惜？

「連不知是多少夜的

夜夜的高熱，

夜夜的高熱過後的

後半夜的失眠，

夜夜是這樣的風，

這樣的香。

我不得不熟悉于這風

與這花香了，
和着對榻上的

看護底微息，

與窗外樹枝底款擺，

孤鴉底飛啼。……

却不道從此又已平添了

今日的淒悠的夢。

如今，我兩手也只仍然是

握着這麼一些縹渺的夢，

舊的夢與新的夢，

你仍然是不給我花，

誰也不給了，

夜仍然是這麼溫柔。

「愛呵，

雞啼了哩。」

壁上的路燈底影，

滿天的星斗，

無邊的我底戀。

一九三二年 秋夜作于邊平。

鋸者

當深秋木葉黃落的時候，我常愛帶一把鋸，向一個荒原上走去，而隨興之所至，在此處彼處鋸斷了一些野樹。

我底鋸是很粗劣的，一點也不雅緻。況且既是鋸，雅緻與否其實壓根兒也就不成問題。一根紳士底手杖或一匹太太底愛犬，帶在佢們身邊，總都能夠和佢們相稱。但我底鋸和我，却並不。我底鋸當初只是由我向一位尋常的木匠那裏借來，借得久了，他於是說那末不如索性奉送了罷，而我也就慨然地收受下來了。

當初，我是爲了什麼因由，才去將這把鋸子借了來的呢，這個我已經不記得。但有一天，我出去，偶然地把它帶在手上——忽然我發現自己對於帶着一把鋸在一個荒原上漫步着的那個自己，不禁強烈地愛好起來了。我說強烈，是並

沒有誇張的意思的。我記得當時的自己底心境。我真是有那麼喜歡那個自己。想着有一個身軀昂藏的人，地之子，手裏帶一把鋸，莽莽蒼蒼地在一個荒原上邁着大步，秋日的慘澹的斜陽不能添加他臉上的悒鬱——我對於那幅圖畫子是喜歡得不禁在心裏發痛了起來。那是我自己。我一面實地出現，一面却在無視之域裏將那幅圖畫緬想着，而且愛好着。在平常，我底心却並不溫和，而是執拗的，並且也是冷漠的。

人們或者要疑我常常帶着鋸，在那裏走着是因爲有所尋找吧，這個當然錯了。或者說，我那麼出力地在那裏鋸着樹木，是懷有什麼目的麼，這個猜測當然也是同樣地錯誤。在我，却都不過是習慣而已。我因爲在每一個白天底後半或黃昏時候，有了不得不去外面走走的苦衷，而由于習慣，一走便走到了這個荒原上，鋸子是我底同伴，是我底沉默的友人，而只有當它底齒牙在樹木上齧食着的時候，這才發出了聲音來，向我訴說着種種的言語，而我呢，却也是非常地懂得

它。它底言語是有節奏的。言語裏所包含的故事呢，是枯澀的。但是我仍舊喜歡聽它，所以我才那麼常常在一些樹木上鏟着。如果說我底行動也算有目的，那便是如此。我喜歡出汗，也不管是否是無謂地出汗。我是如此地強，這在我便正是一個可喜而又可哀的事實。

有的時候，一根較粗的樹枝或竟是一株不小的樹底主幹，因為鏟食已深，漸漸地要折斷下來了。那上面于是發出了激烈的折折的斷裂聲音來。一聽見那個，我底心因為歡喜，于是又每每會感着疼痛。我底心是那麼容易感着疼痛的，雖然如今可以說却多半是爲了快樂。我是如此地強，却又是如此地脆弱。這個事實在我便也正是同樣地可喜而又可哀。

于是，這樣子，一天一天，由于我底不斷的工作，這一片荒原上到處狼藉着的樹枝與樹幹之類，是愈來愈加增多起來了。我看見那上面的秋後的葉子有的還着綠色。我又看見它們不久就終於完全枯萎了。而因為我底目的既全然不在于權

取，故所有的樹木，一經鋸下，掉在地上或倒在地上，事情在我便已經完畢。把它們委下不管，帶着我底鋸，我于是向前走了。我覺得沒有罣慮。但也覺得孤獨。我不容易在這地方遇見人。然而老實說，我自己却也不一定存有一個要在這裏和誰遇見的心，但是，偶然却是有過的。因此一個尋常的行人，一個樵夫或是一個其他任何人物的遇見，只要是在適當的時候，對於我是也可以成爲一個感激的。

「先生，」一天一個農夫模樣的老人走近了我，起先是納罕地看着，後來便用了他那溫和的聲音，這麼來和我攀話道，「——我瞧您底風度不像一個粗人，叫您先生總不會錯吧？」

「哦哦，領教了。」我把鋸停下抹一抹額角上的汗，回答說。「您有什麼事呢？」

「我說，先生，您這是爲什麼，要把這些木頭鋸了下來的？」

「唉，真是謝謝您底詢問了。但是我却十分抱歉，因為您所問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還是不很知道的。」

「什麼，就是您自己也還是不很知道麼？」

「不很知道。」

「那末爲什麼您——不，我是說，我許多日子沒有上這邊來了，現在一看，您在這裏鋸下的木頭可真是已經不少呀。您彷彿是十分熱心地在做着這件事情哩。可不是麼？」

「可不是麼？」我應着說，「老丈，您剛好說對了。我和您還是初交，本來彷彿還不應該就提起這番話——但是我可以略略告訴您一點，我這個人對於世上的事情，無論什麼，沒有理會以前是淡漠，而只要一動了手，其實却往往總是很熱心的。譬如說——」

「您說。」

「我說。譬如說，從前有一個時期，我在世上發現過一座花園。我非常地景慕它。因此，我曾經什麼事都丟下不管，一天天生活着只是爲了不停地繞着在它底周圍散步，而就是那麼繼續地繞着繞着，一連就經過了好些個年頭哩。」

「哦，那是爲了什麼呢？」

「唉，您又來了。發一些問題老是這麼不智慧的，修辭得這麼拙劣。您只須知道我是熱心的就得了。以外沒有意思。」

「先生，您強。」

「我強得可憐。」

那末，這兒讓我告個罪兒，只請問您，您既是那麼愛繞着那座花園走，可是因爲那裏面有着什麼好東西或者好去處麼？」

「唉，老丈，您這一問簡直使我慚愧了。那座花園，我自己既是從來就不曾進去過，却怎麼會知道那裏面的情形呢？不過據我猜想，有却總是會有着的，您

所說的好東西或者好去處。」

「您只是那麼猜想麼？」

「是。」

「爲什麼只是猜想就夠了呢。」

「已經有餘。」

「因此您就老是那麼繞着它走着麼？」

「是。」

「而又從不進去麼？」

「是的。」

「是不能進去呢還是您不想進去呢？」

「唉唉。老丈，您這一問却簡直要使我傷心了。不過世上的事情很難說，我現在却只能告訴您是不能進去，是不能。但事實上，也許又是不想。如果想，不

是早就進去了麼？因爲有一些好天氣的日子，我就曾明明發現那個花園底門是開着的，但我却是過門而不入。而我也並不是因爲害怕。老丈是我底初交，殊不能十分明瞭我底性格，我這個人平常要做的事，其實就是在很有嫌疑的場合，也是毫不知道有所謂顧忌，要做便做的。所以，我當然也就決不是因爲害怕人家說我是小偷，這才不敢趁着那門開之日就闖到那座花園裏面去。實際上我當然是很想很想進去，但是當着那門開了，我却又不能奈何自己，而只有了一個並不想進去的心。因此就把自己底大事担誤過去了。老丈您說，這個豈不是可嘆麼？」

「哦哦，豈但是可嘆，那簡直是可怪。君子以誠相見，我得老實地告訴您，先生，我心裏對於您底話，實在是不能夠十分相信哩。」

「是那樣麼，那也無法。」

「那末，您就是爲了那個緣故，便離開了那座花園的麼？」

「那也很難說定。不過，事實上我却是離開了。離開了便走到了這個荒原

上，而且手裏是有着一把鋸，而且在熱心地將它使用着了。如今却只是偶然有的時候，我才又攀到了一個高地方上去，將那座花園略略作一個鳥瞰，如是而已。」

「那末您是不是還想去呢？」

「不去。」

「我是問：您不想去？」

「不去。」

「唉，您說話含糊。先生，您真是太會修辭了。」

「是的，您得知道我正是一位修辭學家。」

「您因口頭而勝利。」

「不，我因此而失敗。」

「那末，您到底爲什麼還要去對那座花園眺望着的呢？而您又不——」

我立刻做了一個不容商量的手勢，打斷了他底言語。

「老丈，」我正色說，「請原諒我不能像您這般有閒。那末後會有期，咱們就在這兒告別了罷。我有事得走了。請了。」

我回身用稍快的脚步離開了他。待到抹過了一座小林，彼此已不能相望見，我這才又把脚步放緩了下來。我底鞋子在衰草上發出了碎碎的聲響。在四周的靜寂裏，我底呼吸聲音叫我欣賞着自己底孤獨。到此，對於方才的一番曉舌，我已略略地有點悔意了。我于是責備而又憐憫着自己底這個後悔的心，一面也有點悵惘，因為這時候我已記起了剛才所鋸着的那一節木頭留下了尚未鋸完，而一件事已經開頭而却不做到最後的例，却是我前此不常有着的——只除了一個，而且是我生平中頗大的一個，那便是我從前想走進一座花園去，而終于却並不會進去的那個例。

而眼前，這却已到了黃昏底最後一瞬了。我向前走。在一個斷碑底左近，我

最初發現了一株小小的白木。葉子是脫盡了的。樹枝——根，像一些新由古墓裏掘了出來的白骨一般，撐挺在漆黑的暮色裏。于是一匹孤鴉底啼聲，把我底鋸底言語與歌唱，引動起來了。這一回的故事，可長着哩。我猶如走到了夢裏，踽踽着，終于便不知怎麼發現了四周盡都是白樹。我什麼時候走到了這麼一座無葉的白樹林子裏面來的呢，我沒有明白。我但知道不停地使用着我底鋸。由黃昏到深夜，在摸索中，我底鋸今番于是變得異常地貪饞，使我只不停地聽見耳邊樹木枝幹底折裂。「吡，吡！」

我一驚，有誰在叱斥我。但隨即知道那正是樹木底折裂聲。終于我流汗太多，疲倦起來了。而黑暗中前後左右却都爲斷木所塞滿，枕藉着，以至于使我難于邁步，去找着便于走出的路途了。

在枕藉着的斷木裏，有着也是斷了的的我底鋸。

我于是有了最後的失敗。

一九三三・一一，四，北平。

Tenderness

我想你還不曾仔細地讀過我底每一篇文章，否則你當記得在我從前的一篇什麼東西裏面，曾經有過下面似的一句話，說：「我雖然曾經陸續地有過五個弟弟，而現在却已是母親底最小的孩子了。」

弟弟們除了最大的一個比我只小到一歲，而他却是當我還不到兩歲時便已死去了的，因之他底死去便沒有在我心上留下過什麼明確的印象以外，——其餘的四個，却都曾由我用了我那雖然幼稚然而却已稍稍懂得人事的眼睛目擊着他們一個個先先後後地被死亡所帶了去，因而使我最初在人世之中面接了浮生永劫的衰感。母親爲了弟弟們底死去，兩年一個或是一年兩個，常常用血肉化成了悲哀在黃昏的廳堂裏靜靜地垂淚，有時候沒有想到她開口而她却忽然開口了，向着空空

洞洞的空間低低地然而却是迫切地喊出了某一個弟弟底名字。那個被喊着的弟弟是已經死去了的這一層我既然很明白，因此母親底聲音有時候就很是使我悚然，因而我便每每只是那麼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母親底身邊去也是低低的聲音這麼叫一聲「姆媽！」于是自己立刻也好像是說不出傷心似地覺若很想哭。而待到母親略一撫愛地摸着我的底頭，我便當真地啜啜地哭起來了。自今想來，我底那個哭泣莫非也是因為對於死去是弟弟的無解的愛着與哀感之有以使然麼？于此我却記起了和這不屬於同類的還有一個關於四弟的記憶，是關於他生前的而並不是殊後的，——那個記憶却彷彿是比他臨終時的景象或是比他既死以後母親因想念他而常常哀哭着時的景象，還要使我更其無助地感着悲哀。

四弟是幾歲時候死去的，這個確切的數目是已經記不起來了。總之是不很大，是五六歲的樣子。我比四弟大五歲——我自己是第二，四弟因此在我與他之間還曾有一個三哥。那個三哥——我底三弟——前面說過當他死去時我自己也還

很小，因此我也和他發生過什麼關係麼？這個我却一點兒也記不得。只是比我小五歲的四弟只因那麼一來同時却又已是緊接在我手下的一個弟弟，因此他便有着最多的機會成爲了我幼年時候的伴侶，而我在諸弟之中却也彷彿是特別地喜歡他。五歲的年齡之差把我們兩人勢力底大小劃分得十分判然，因此在遊戲當中四弟與其說是我底一個伴侶，却倒不如說只不過是我底一個附庸而已。然而附庸就附庸，但因爲四弟老是那麼服從我，我彷彿便也不好不更加友愛一點地對待他。然而，這個話要細密地說起來却也並不盡然的，譬如有時候如果我底另一種脾氣發作起來了，四弟于是却得無端地被我窘弄一次了。而我所以要那樣者却也彷彿是並非出于什麼惡意，而只是無邪地要那麼用了別一種方式——來執行一番遊戲罷了。

其中有一個遊戲——我也叫它做遊戲——，那便是我現在所要跟你說起的

我記得那是在一個傍晚，我同四弟在家屋附近一個空曠的場地上走着。如果我記得不差，那還應當是在暮春時節，天剛下過微微的雨，天上雲還沒有消，而又因爲已時近傍晚，稍稍留神一看上上下下便很是一個陰沉的氣象。我同四弟並排地走着，一面用脚不時地踢着石子，兩個人都低着頭不看着另一個底臉，一面却在那裏計議着假如母親明天給了錢，我們是不是依舊還去黃司空廟喝餛飩，還是改一個樣子，去轉一次糖試試呢。一說出黃司空廟，人眼前便會現出了一個頗大的古廟來，離家裏不遠，廟前有一片場地，都用石欄圍着，場地裏面當好天氣的日子總是那麼熱鬧鬧地擺着各種各樣的攤子，小孩們吃的玩的全有——那地方總是那麼樣叫人歡喜。

這時，弟弟忽然仰起臉來對我說，「也不喝餛飩也不轉糖，我們這一回買一個什麼玩的好吧？」

「買一個什麼玩的麼，嘴，也好。買一個什麼呢？」

「買一個皮老虎，好不好？」

「皮老虎？皮老虎不好。可惜近來沒有什麼大北風了，要不然我倒很想買一個風箏。」

「我不要風箏。」很少見地，弟弟這一回却反對起我底意見來了。「我不會跑。我比你細。」

「風箏好玩呀。你不會跑，我會跑呀。我好比，這樣——」說着我便把身子向前傾一傾並抬一抬腿做出一個要跑——但其實並不想跑，而只是那麼做做罷了。

然而，弟弟不明白，却立時慌起來了。「呀，你不要跑，」弟弟拉着我這麼說，聲音與臉色都那麼惶急，使我立刻感着這場地上是十分空曠，天上的雲都黑了許多，四周的黃昏在什麼時候原來已經愈加濃重起來了。

這時候沒有理由地一個要把弟弟捉狎一下的念頭便在我底心裏生長出來了。

看一看弟弟底惴惴的臉，當着那麼一片陰暗無人的曠野，我便認真地撒脫了弟弟底手，而放步地跑了起來。

弟弟當然便立刻叫着『我怕呀』，但是在五六步之外我稍稍駐足回望了一下，一望却望見了弟弟底那副害怕的臉色，我便彷彿更加稱心而且更有了決意，于是就索性跑得更遠了。

這時候，弟弟是用了非常尖銳急迫的大聲音在後面哭着我是知道的。而這時候，不料弟弟却出乎常例，忽然不叫我底名字而却很新奇地這麼叫我——

『哥哥呀，哥哥呀，我怕呀！哥哥呀！』遠遠地兩隻小手緊握着拳頭高掣在天空裏，兩脚則一面在地下急急地顛頓着。

突然，沒有預防地我是被那個聲音叫得心痛起來了。那個時候我不知自己是怎樣便立刻奔回到了弟弟底身邊去，而且緊緊地將弟弟抱着，只彷彿是真有什麼可怕的東西環繞在弟弟底周遭，我只是將弟弟抱得很緊很緊。不知怎麼，那時候

我自己便也想哭了，便也哭起來了，眼淚于是便那樣子在那黃昏的天下靜靜地滴落在弟弟底頭上了。

從此以後，弟弟底那個叫我的聲音，以外還有一面叫着時一面被恐怖所擠壞了的那個小小的面龐底影子，便永遠是那麼活鮮鮮地在我底記憶裏面存留着。而一到弟弟死去，或在那以後一當我想到了弟弟底死就譬如此刻，我便總好像是聽見了弟弟底那個聲音，且看見了那個面影，我便總巴不得走過去，走到那個站立在陰暗寂靜的黃昏中的弟弟底身邊去，去張開了我底寬博的大掌將弟弟底全個的身子都緊緊地包裹着，包裹得很緊很緊，而且低低地靠到他底耳邊去對他說叫他不要害怕，周圍並沒有什麼可怕，因為哥哥正在這裏——許多年來我彷彿真已養成了這麼一個願望，我要使我所有的悔艾都由那個擁抱而得到解放。

.....
x，昨日傍晚當我們兩人正在那荒廢悄靜的圓明園故址上走着的時候，你忽

然遙遙地指着一處說「噫，那是一隻兔子鑽到前面的那個石洞裏頭去了，」我便一個高興不愧于爲一個男孩子似地立刻從你底身邊離開而跑到了那個石洞旁邊去，正要俯下身子去從事于探索——忽然我却看見你乃正是獨自一人遙遙地站立在那個荒涼寂靜的黃昏底大背景裏，我便不由得立刻又跑了回來而且沒來由地只是那麼連連地問你「×，你怕麼，你怕不怕，你怕麼，」因而使你十分地不了解，而只是那麼微微地仰起了你那微微含笑的臉子來，那麼納罕地將我注視着——

「×，那個你所不了解的，現在你已經了解了麼？」

「你總是把我看得過分地小，」×，你記得，在最近過去的什麼時候你自己就會對我這麼說過麼？」

秋心

你問我爲何

這麼長久沉默，我告你

我不願意人家因爲我「溫柔」

來愛我。從前我甚長于

將憂愁安排在書信上

（爲了你以外的人人，

那時候我們還不曾相識。）

現在，我則已有了一個

羞恥的疚心，我底信只一封一封地

寫在了心上，在心上

一封信也沒有寫到完畢，

我便忽然地一個決心

將那所有的言語都抹去。

我走到了一個人多的閱覽室

口裏低低地吹着唿哨

開始去細讀一節

軍閥們較量實力的新聞，

而報角上一個綁匪臨刑時的描寫

也頗能引起我底興趣。

我想到，我若把我爲你的憂愁

如實地告訴了你，

你不能感到我也有

天真愉快的心靈

像五月的花朵，

我不能不自認失敗

縱然你在我底去信上

回覆了我許多溫柔

招供了你自己

首先就不該沉默。

你太年輕，這是原因底

最大的部分，

我要你愛我

像愛夏日的炎午。

凡秋天的黃昏氣息

都只會使我當一想起你時

立即感到了

絕大的悲哀。

二十三年一月。

檀香

親愛的朋友，我昨夜整夜地夢着你。我是醒了還在夢中，一夜的時間真好不悠長。我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家裏，屋子裏供着神，滿屋裏都飄縹着香火底馨香。我明白那個夢底來由——那是由於這馨香的空氣刺激了我睡眠時的神經，遂使我做出了那樣滿含香氣的幸福底夢。我和一個正在那裏照着香火的父執，談着我夢見你的事情，說我看見你到我家裏來了。我底意思是告訴他，那是夢。但他却回答我，說他也看見你，說：「不是梳兩個辮子的嗎？」那末我說是夢，是錯了的了。那原來是真事情：你到我家裏去了。正在那樣說着，你披着睡衣，鞞着鞋，是一副清晨剛剛起床的神氣，出現在我嫂嫂底臥室門口站着，欲前不前——原來你頭一天晚上是睡在我嫂嫂底屋子裏的。待一會，你下來了，即那麼

靴着鞋向母親底那邊堂堂裏走去了。我隨着你過去。說是隨着，却是急忙忙地趕上前去和你並着走，我記得自己是走在你右邊，一面從肩上看你。你究竟一直走到哪裏去了呢，我可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後來是一人留着。聽見母親在談論你。聽見小弟弟們在談論你。你到我家裏去，但們認識你，本來只有一日，但你已留下了很多的印象給但們談論。但們談論你談得我有一點迷醉，我好像覺得家裏什麼地方都有你，雖然你只是初來。小弟弟們談論你都用「嫂子」的稱呼，我沒有覺得過份。又，我聽你自己說到我底嫂嫂，也是用「嫂子」的稱呼的。從那麼和你接近，那麼濃郁的空氣裏再醒過來，我這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地醒了。

在自以為是醒了的夢中所見的那個父執，原是好幾年前就已死去了的人，我小時候很愛他，他會講故事的。又，我也並沒有弟弟，夢中以為是弟弟的那些小孩，是我嫂嫂底孩子，就是我底姪兒。夢裏面把一切都錯亂顛倒了。其實，你如

今哪裏還是我底朋友呢，只不過是夢的捉弄罷了。

在起初，就是在我在夢中也以為是夢的那個夢裏，你用一把匙子一個小碗像一個姊姊給我吃了一些東西，當你和我同在母親底屋子裏的時候。你隨即出去了。但你沒有把你底親密帶出去。那個還瀰漫在屋子裏，我還在呼吸着。一個英格蘭人的朋友剩在我身邊，他向來喜歡我奏一種樂器，此時他就那麼要求我。我非常樂意地答應了他，因為我想到你是一定會聽見的。我醒來以後，乃聞見滿屋子裏都飄縈着馨香。

昨天，我開了一張單子，把最近要做的事一項一項地寫上。內中我寫了一項，說要把早已許過你，你也說很喜歡要的一本俄文雜誌，買好給你寄去。唉，已經好幾個月，我早就該把那本雜誌買好給你寄去的了。誰叫我對你做下錯事，使自己再也沒有臉子去給你買東西的呢？但是，僅僅因為白天裏寫了那幾個字，

做了引子，晚上就要做出那樣的夢來，這却是我事前沒有想到的——

說：「不是梳兩個辮子的嗎？」

「啊，是的，那就是她。原來你也看見——我只以為是夢。唉，老叔，你底話真是救我不淺。」

「我給你添一點檀香。」

他走過去，向神前添了一點檀香。

八月二十七晨

我底春天

我彷彿有過一個春天，在冰凍的雪地裏。而且，彷彿只有那個雪地裏的春天，才能夠爲我所愛。寒冷，陰沉：我底春天却偏偏在那裏面存在着。

太亮了，太暖了的世人們底春天，只徒然使我底眼睛與肢體都感着不舒適而已。什麼時候以來，我已經把那樣春天謙讓給別種人類了。

我還有一個同伴，相偕地踏着冰雪在一個地方閒走着。走近了一座小山，我們便登山，在雪中尋不着路，但我還保有我素日的勇敢，我便攜着她底手，向山上走去，任意地尋路。

我便從她底手上得着我底春天，嚴寒中的春天。

她是胆小的，因爲凡女人都不免是胆小的。每一個小小的顛躓，都使她尖聲

地驚呼了起來。我緊緊地拉着她底手，她却說，

「我希望咱們今天摔一交，摔厲害一點，流出血來，我希望流血。」

我聽得微笑了。

但後來有一次却是我摔了的，手掌銼過那爲雪所蓋着的石塊，立刻那上面便果然冒出了血來。她受驚了，而且連忙捧着我底手，端詳，撫摸，問我「很痛麼？」我當然便更加只有微笑了。然而而是幸福地。

我們不覺已走到了那座山巔上。一望，那下面白茫茫的一片原來隱着的是一座金碧燦爛的古代的帝都。我們都覺得這個很好看，便又相視着而微微地笑了起來。

「可惜這前面有欄干。這是怎麼的？有人從這上面摔下去過麼？」

太高，摔下去了大概是死。我底同伴有一個奇怪的聯想力，這時候她却忽而

——「我到三十歲的時候一定死掉」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來。

我知道她此話是爲何而發的。但我想她也許不會有這個思想，假如她能夠相信，我正準備了要向她說一句話，我只以爲那是她許久以來便等着要聽的。

天下沒有第二個人愛我有這麼摯。而且，我也並不能比對她更幸福地對別人捧獻我底感情，只是她憑空要設想，以爲像我這麼一個男子是一定有着許多比她更年輕更美麗的朋友的而已，特別是她要想到——她自己是有丈夫的。

然而，除了她，我心中却並沒有感着她底丈夫。我愛她，不過我從未對她明說。

『我要把我底鋼琴賣掉，買一把手鎗。』

『可是你不用買，』我說，『我正有一把，可以給你的。但我只給你作保護用，懂麼，我底手鎗？』

她點頭，定睛地望着我，忽然她眼裏已彷彿含有淚光了。

我們儘着在那山裏面爬上爬下，在一些古松下面承受一些碎雪涼冰冰地掉到

我底後頸裏面去，因而說，『呀，冷！』我讓她從大衣裏伸出了她那暖暖的小手來到我底後頸上去替我拂拭。她不知道我這麼一個在她看來是如此了不得地能逗人心痛的男子，却是如此可憐，我這還是第一次被一個好意的異性底手摸撫在我底後頸上面，假如要我對於那個人也是同樣地懷有好意的，並且是能夠感着幸福。

人們不能相信我一生竟是如此荒涼。

我們再走到了一個高處，俯瞰着全城。我們兩個人底脚都已經全濕了。尤其是她，她那淺口的皮鞋，最容易灌進碎雪去，隨即又化成了凍人的冷水，但她不說冷，我也不說，因為這正是我們底春天。

四周盡是雪，天上的彤雲也還沒有消，看去是很陰沉的，而我們底衣服却穿得並不厚，但她不說冷，我也不說，因為這正是我們底春天。

我底春天。

我愛這個春天。
我只愛這個春天。

一九三四，一，一八●

吉夢

我在世上有一個待我好的朋友，一天晚上由她那裏寄來了一封信，說她因了某種可憐的原因，請我從此忘記她。「親愛的，」她這麼寫道，「請你只當我從來不曾同你好過，閒着的時候不要想我，好好地用功罷，你也說過只有用功可以給你永久的慰藉。」她寫得那麼輕鬆。她底文章向來是寫得很好的，寫得很輕鬆，很有才氣。

是的，我那時正在用功——在削鉛筆，正預備將自己剛才讀書時得的一點很得意的感想，趕快寫到一個小小的雜記本上去。

到此我底感覺便暫時停止下來了。我底鉛筆看信時已經放下了的，這時候又茫然地拾了起來，但隨即又從左手的手指間滑落到桌上，我知道，又不知道。然

而我底執着小刀的右手，這時候却已依然繼續地在動作。它茫然而固執地劃在我剛才所看過的那本還是張開着的厚厚的書本上——真是固執，刀痕劃得非常之深，因為老劃在原處，所以深，而且寬，像裂口。到若干分鐘過去了以後，我這才有點兒明白自己是把一本無辜的書本劃破了，便好像直到此刻才開始明白了適纔所發生過的一切似地，我便突然絲毫沒有預計，把臉伏在台布上，像一個小孩似地那麼急切地哭了起來。

哭泣成了一條很長的路，凡悲哀的人都在那上面糊糊塗塗地躑躅過，得過一點無思無慮的安慰。有時候你就被它帶到很遠很遠處去了，愈遠就愈杳茫，愈朦朧，愈安慰……一切你都不在乎，不望在心上……末了，原來你已經是睡着了。

我便在這時候展開了我底夢。

我夢見自己是在南方數千里外的我底故家。怎麼也沒有逃脫的，是我依然是剛剛接過了那個朋友底一封信，而且就正是那一封。自己是站在一個石砌的花壇

前面，這時候剛剛把那封信讀過，居然手裏也有一把刀，也就是那麼茫然而固執地在那裏劃着，但那已經不是在書上，而是在那砌成花壇的石塊上。石塊很堅硬，我使勁用了刀啞啞地在那同一的刀痕裏儘劃，其實，就是雕，就是掘，漸漸地就成了槽。我在那石塊上劃了很多的槽，彷彿忘記了一切，世上到此只剩下了這唯一的工作讓我來做似地，而且就要永遠繼續地那麼做下去。……但後來，我却終於停止了，記不清是爲什麼原因。這一回却並未哭，我只是那麼癩洋洋地，由屋前的花壇，穿過了堂屋，便走到後面的花園裏去了。

呵，這正是剛剛從隆冬裏面解放了出來的初春的花園哩。在我面前有很多的畦地，很廣闊，比我家原有的園地大多了。太陽光華地照耀着。我一次也沒有抬頭看一看太陽究竟是懸在哪裏，但地上却到處鋪着美麗的陽光，樹上籬上以及矮矮的土牆上也是。天氣是異常地和暖。這時，我開始注意到那一方方的畦地了。那裏是正因爲剛從隆冬裏解放出來，並沒有種着什麼好看的花木，却說是首先得

讓它長起草茵來，然而草很稀，到處都露出鋪着土末的赤地。然而這土地是很鬆而且很滋嫩的，富有春底氣息，那其間稀稀地點綴着的，據說就正是將來會長成草茵的青草底苗。然而那苗却是那麼異相，並不同于常見的草，它長成了矮矮的樹形，枝幹都分別得儼然，然而却依然是草本，葉尖有刺稜，像蒿苳，顏色是極其翠綠。我正在懷疑，這樣的東西將來怎麼能夠鋪成茸茸的草茵呢，却見那靠根處正長出了一些無葉的枝，也有刺，匍行在地上，有一根且匍行得很遠，差一點就殼着了另一株底根，我這才恍然了過來而且安心了。原來這種匍行的無葉的枝，就是專司蔓延作用的，隨着這枝底蔓延一面就會在那上面向上生出有葉的正式的枝，將來這個生長得多，地面上便自然而然地會滿是綠油油的草茵了：不知怎麼我却有了這一個知識。這知識使我由這畦地底來日上，得着了豐腴的慰藉。而這時陽光是和暖地照耀着。

我再看一看左近的一方畦地，就在那裏發現了更加值得注目的東西了。那是

稀稀落落種在地上的一些蜀葵花。蜀葵花不高，但高出了那些將要長成綠茵的草底苗，枝幹與葉也都是非常之綠，而那花朵却正是在含苞期中的——每一朵底萼都綠得和翡翠一樣緊握着內面的花瓣，萼與萼之間有綻，那裏面便露出了鮮紅的顏色，如一個綠皮紅心的水蘿葡給什麼在其一端劃出了一些縱橫交叉的裂口。這些花什麼時候才開呢，我一點也沒想起這件事，但在那美麗的陽光下看見了這些含苞的花朵，我却實在是覺得歡喜。

我當時所看見的夢，便只是這麼一些簡單的印象。寬敞的園地，滋嫩的土，翠綠的草苗，鮮紅的含苞的蜀葵花，以及滿天普照的美麗的陽光。然而，這些簡單的印象，當時在我心上却喚起了一個極爲光明幸福的感覺。我不能不深深地奇怪，在我既醒來以後：爲什麼不在別的時候，而偏偏在接過了那麼一封信，並且還剛剛因傷心而哭得睡去了以後，却會做出了那樣光明美麗的好夢來呢？這一個對照，這一個矛盾的生發，在學理之類上面可有什麼適當的解釋呢？我終於放棄

了學理，接受了迷信，而只因爲現在事情還沒有真正結束，我便把自己這個夢看成了一個幸運的預感，把將來的一切都想到了好的轉變方面去，在昏黃的燈前，心意朦朧，我便那麼寬慰而樂觀地收束了自己底眼淚。

外面的星光是清寒的。更有清寒的月。我懷着那封寶貴的信，踏着夜街向她底家門走去。人無須叩門，我只讓自己底脚步在她門前來去去地開花。

二月二十八日（甲戌元夜。）

夜行的車

在壁鐘敲過了三點的深夜
街上有幽寂的汽車聲。

呵，你神祕的夜行者，
你載給了我淒哀的影子。

你是戴着歡樂而疲憊了的人們
從舞場或劇後的夜宴裏面歸來麼？——

你夜行寂寂地

載給了我淒哀的影子。

或者你是載着世上無數辛苦人們中的一個
去車站，去登上一個遙遠的旅途？——

你夜行寂寂地

載給了我淒哀的影子。

再不然你就是載着一個

被焚于不幸的 (Passion) 的少婦

(她剛剛吞服了什麼危害的藥品)

急忙地，趕赴醫院裏去求救治？！

呵，你神祕的夜行者，

你載給了我淒哀的影子

幽怨地，停留在我心上！

我此刻看路燈照進窗來

只猶如一個悲哀人斷腸的訪謁。

三月二十二夜

自殺雜論一則

我雖然是一個忠實而固執的「生」底信奉者，但總以為人總有「死」的自由，因而反對一切含有道德或價值意味的對於自殺者的責備的議論。基督教教義以自殺為一種罪惡，在此教義底勢力之下就是像漢謨勒特那樣以反抗懷疑者著名的英雄也還是不能不感着威壓，因此我總笑那個古今來名聞天下的漢謨勒特王子總也不能算是一個什麼了不得的澈底的懷疑者，並以為莎士比亞如生在今世並且他在着筆寫此劇本以前如果有機會來同我談談，則他作品裏面的英雄或許能寫得比較地出色一點也未可知。且以一個人通過了深刻的哲學思索，而在行動上却還會去受那些神論經典底限制，這個固然已經是十分可哂，但時至今日，若尚有人例如美國氣的功利主義者或德國俄國氣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者之流，以為自殺是對

于「大我」或「集團」的一種不忠的行爲，是錯誤呀云云的那種議論，我覺得那也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蓋無論用了什麼辯辭來加以非難，我總覺得生命只不過是一個感覺底連續而已，而宇宙底存在與價值却又完全是依附在這個個體生命底感覺之連續上面的。如果這個感覺一終結，則宇宙一切縱然還是客觀地存在着，但對於適纔有過的那個生命底個體，主觀上却總算是已經斬截地痛癢無關了。孔丘或蘇格拉底底思想或許在今日也還存留在我們心中。而依物質不滅論者底高見則他們二人當日的物質成分也想當然地還依然散佈在我們這個現有的宇宙裏面。然而雖然是如此，倘要追實到那兩個曾經有過感覺的他們底本體，如今却總算是早已經死去。然則今日我們在書本上能夠感着孔丘或蘇格拉底底精神不死，或在某晨喝一杯牛乳時，能相信其中確然是含有當年孔聖人或蘇先生身體裏面的蛋白質，這些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故我嘗以此拙見試行推論，就總覺得個體底終結在某一看法上却也就是全個宇宙底終結。且如一個人能夠自殺，則他就已有了

以全宇宙來作孤注的雄概，那個歸結是絕對的寂滅，故一切「生」底意義上的價值觀念到此對於他也就都已經紛紛瓦解。議論者當此之際無論那個人自殺得在人生看來是對與不對，但其說話範圍却最多也只能及于我們尚生者可不可以如此，而決不能說到那個死者應不應該如此。如果不然，而忘記了自己在以「生」論「死」，以「存在」論「滅絕」，于是便大放厥詞，說人家什麼地方死得不對，而肆意地責備起來，有如近年來曾經有過的一些論者對於葉色寧與馬耶閣夫斯基諸人之所爲，則我以為那個曉舌家縱然是打着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底旗子，然而他底高論第一步却早已是誤「死」爲「生」，實在也就早已不能算是什麼辯證法的，而只有令人齒冷而已了。八九年前有一次記不清是否因爲憤激于當時一些關於自殺的詩人葉色寧的謬妄的議論，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題曰「自殺者底遺言」，其中有數行曰：

戰敗一切邏輯的把戲者

是死！

默着罷，藏過了你底羞恥！

這個當作詩來看，固然是不值一笑，且自殺尚須『遺言』，似乎也不澈底，但我底那個不容世人對自殺者妄加酷評的意見，却是一直都主張着的。我雖然對於『生』之仕奉是非常忠實，但同時却又以為『死』裏面實含有絕對的偉大。我總覺得人類應當明白佢們自己底命運，那個出生理由底闕如（關於此點待有機會時再詳述）與死後的無着的二重事實，實均足以使佢們悲傷而哀惕，而有時會想起要在自然的死去（natural death）以前便爾自動地死去，那也就是自殺了。故凡能做到自殺那一步工作的人，則無論其當事的原因爲如何，但其結果自某一觀點言之却總是可喜的。我們這些不能那麼死去的後死者，對於佢們即使是不歎羨，却也決不應該含有教訓地去說長道短（你不知道世間一切到此對佢們都已失去了價值作用了麼？），究其得失，而貽造物以無限之譏。否則，那便落落實

實地成了一個不小的笑話了。

燼

一

法律如果是一個有理的東西，我也許要和它斤斤計較。但實際上它既是那麼可笑，故它底責罰就無論如何也不能使我感着恥辱，而我有時候就還故意要去犯它。

犯法有時候還是一種最高德性底表現，從古來已是如此，尤其是在今日。

二

有一個人對我說，他可憐我。我望一望他，想回言：「你了解我嗎？你知道你說了這句話是多麼大胆。」我沒有真說，想把話改做：「每每一個說可憐別人

的人，却早已在被別人可憐着的。」然而，我依然沒有開口。我覺得開口是損失。我從心底裏感到不屑。

拍一拍胸襟上的灰，我走到屋外廊檐下去看流雲。

三

因了失誤，在手掌上割破了一條口。

口很深，雖然疼痛却也還是要忍着去剝開來察看，或更從而忍着去洗滌，去擦進一些烈性的然而却很有效果的藥：那是醫生。怕了，不敢去對那傷口作一個凝視，更無論于剝開，趕忙着，只胡亂地用一塊信手抓來的破布片兒便那麼敷敷衍衍地包上了，且希圖從此就太平下去：那是基督。

基督悲天憫人，歷大苦難，他底心受傷太重，從此便經不起強烈的刺激，且不願人間有此。打我底左臉，就索性把右臉也給送上罷：基督不願人間有爭執的

事。爭執需要緊張，而基督底心却是有着重傷的、軟的、寒的、膽弱的，是一經緊張與觸弄便要感着疼痛或者酸痛的。基督底體格不好，基督在生瘡毒的時候也必定拒絕施行手術，基督相信符咒，基督需要和平。

而我呢，我却不，我需要戰爭，以及與此相類的事，我反對符咒，反對空談，反對一切言語上的安慰。

人類如果是真幸福，則早就應該不會有什麼打臉的事情發生，也不會在手上弄出什麼傷口來。打臉的事此刻不談，然而手掌上既有了傷口而却不敢于好好地去看一看，不去求助于科學，不洗，不醫，而只是那麼胡亂地包了起來便希圖從此含糊下去，那却是自欺，是卑劣。

我要把我底傷口直面地處置到最後，假如不幸而有了的時候。

因為我曾經是科學之子而現在也是，我反對基督。

四

一個關切我的朋友告我：Love 是什麼？Love is Pride. 我把他這句話想了很久很久。末了，我却只承認了一半。

Love is Pride, 不錯。然而同時，Love is Love:

以上三月六日至十二日陸續寫下

我是戲子

我是戲子，而且是一個很好的戲子，會演各種各樣的脚色，而且演來畢肖。一切在我都祇是舞台意味地進行。在行動中，我覺得自己與行動是離開的。

我常常在支配感情，而不是在被感情所支配。我即使是在臨事當中也常有餘裕去察看自己一個感情底來源，成立與發展。無論在怎麼熱烈的時候，同時我却仍然保持着冷靜。在感情之上（假若不說是在感情之外），而不是在感情之內：我常常是。

我假。而且不是有意的，而祇是天生的假。我自己這麼覺得。

然而我却假得很巧妙，所以我這才能算是一個很好的戲子。

在大海中船要沉沒了，我一點也不失措或昏迷，知已無救，便常是眼睜睜地

望着船舷底內部怎樣一寸一分地陷到水裏去。站在冰山上，下面在溶解，全山在傾斜、在崩潰，逃跑已來不及，我也決不驚呼，而祇是看着它怎麼倒，且在自己尚沒有捲入冰塊裏畢命以前，還要努力設法使自己能夠站住。有時候爲了什麼哭，我也常常知道那是爲了什麼聲音，什麼言語，什麼光與色底閃動，或什麼聯想，於是而神經感着了刺激，心裏一陣熱，辣，這個慢慢地進展到淚腺，我才那樣哭了起來：我底哭也並不是朦然而來的，一切我也都看得很清楚。在一個感情進行底歷程中，我是從來不會糊塗的。這便是我做戲子的來由。

當和一個女子在一起時，我常會說溫柔話。在另一時期，我會變得很剛強，我知道那個也是她所喜歡的。見了一個該敬愛的先輩，我會把言語與動作都表示得很天真坦白，使他也愛而且契重我，有時非與一個政客或學痞碰頭不可，我却能把話說得四平八穩，冠冕堂皇，其技術之高至少也和他本人差不多。在同輩的朋友中，我常是大聲地笑，大聲地說話，拍他們底肩膀，使他們感到我這個夥子

是有趣的。我會一個人在黃昏裏陰鬱地哭泣。我也會在若干萬人出席操演的當中登台去演說，口裏噴着白沫，慷慨激昂。……凡此種種，我總覺得自己是早已在哪個地方（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我不曉得）練習過來的，而現在真正臨事時，却不過是一步步照樣地演出而已。我彷彿從來就不知道有所謂忘我，有所謂沒入。

我是戲子。但因爲巧妙即 *skillful*，所以才又是一個很好的戲子。

我半生中戲弄了別人，以及自己。

我不會真正地做過人。除了演戲，我不懂生活。我生存在生活之上，如果我不說是在生活之外。

不過，永遠永遠，對於我所演的戲，我却是非常認真而且負責的。我總不願意破壞了劇情。毫無假借，我常是用了自己底身子，自己底血肉去出演。爲了要演得逼真，我常常不顧惜一切。譬如普通舞台上演到自刎，常常只用一把假刀去

顛子上那麼虛晃一晃，結果那戲子就倒下，跟着也就爬起來溜進到後台裏去了，而前台此時却有一個人從台板上拾起了一個小小的紅布包兒來，說是頭，我呢，雖爲戲子，却決不如此。我每當演到自刎這樣的場面，却常是用一把真刀去自己底顛子上那麼一抹，于是——自己底那顆真頭便真正地鮮血淋漓地滾落在台板上面了。

也就因此之故，我底頭就曾經被割下過許多次。

故當作一個戲子來看，我底佈景與道具却是很拙劣，或者說，很原始，很真的。

然而，我需要從這個爲戲子的命運裏被開釋出去。人間應該有一點什麼東西能夠使我真正地生出感激，而且生活得像人一點。

「我不是沒有力，我需要力底力。」

去年二三月間因爲一件偶然遭遇的事情，很使我起了憎恨自己的念頭，結果便寫下了這篇小文章。後來，我覺得自己底話有詭病，我並沒有那麼壞。或者只有最末一句是完全對的，「我不是沒有力，我需要力底力。」因此這篇小文章便被擱置了下來。直到最近，偶讀意大利皮畫得婁底劇本「亨利第四」，我才又從此感到，自己那篇小文章在另一看法上也許多少有一點意義，便不再顧忌什麼，毅然拿出去發表了。

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追記于武昌。

從 Inferno

給××師

師，我寂寞着。

在從前，我曾經開始過一條路，並且還走過一個時期。我記得自己曾把那條路看成一條自己畢生走去的路。說畢生，如今只是概念地這麼說說而已。我早已忘記了當時的真實的心境了。而且，最要緊的，是我在那其間曾經有過一些馨香、悠遠、幸福的感覺，如今也只是概念地記得曾經有過那麼一回事而已，至于那感覺本身，在我却也已是十分地杳茫了。因為，從什麼時候以來，我已停止了沒有再在那條路上走。因為我畢竟為「實際」所蠱惑，我就計較了起來。其實，

說是從來沒有得過人家一點真實的撫慰，那樣子單戀了（請師恕我用了這麼三個字）人家十年，到一天她也終於無情地在一個黃色的霧裏和別人一道走去了呀云云的那些事實，就可以成爲讓自己陷入于變節的悲境裏面來的理由的麼——這個對於自己的責問，今夜好像是第一次似地，活動着在我底心內。

因此我就寂寞着，而且覺得悲哀。

我怎麼能夠復甦當日的心境呢？真是，假如能夠，我還是無上地幸福着的呀。

我只知道，自那以後，我離開了那以巡禮者似的虔誠走着的道路，變得處處利害計較，和一個商人絲毫無二了。這可哀的，寂寞的，商人底命運。以後，我就會經遇見過種種的新的人。有的，我自己說，我愛她。有的，她對我好。有的她對我好我十分討厭，只猶如擺脫一條可厭的蛇那麼將她擺脫了。這樣子我一切就都像一個通常戀愛場中的人物，有時候歡喜呀，有時候歡喜呀，有時候還那麼

自以爲是地責備別人呀，感情都是本能式的，失去了一切神潔。從此，我親過了新的吻，抱過了新的腰肢，多麼興奮，死在地獄裏。在以前，我對於我最初的那個女神，却是只有兩種感情在我心中存在着，一種是幸福，馨香的，悠遠的幸福，另一種是淒涼的悲哀。再也沒有比那個感情更加純淨的東西了。而且，說到她底身體，對於我却永遠是很遠、很遠，十年之中我竟不會用自己底手指去她身上任何部分有過一絲一毫的接觸。我有另外一種感覺呀，故實際的歡樂要求在我就非常淡漠了。但是，那另外一種感覺，那無比的，馨香的與悠遠的幸福之感本身，我至今却早已忘記。所沒忘記的，只是知道我曾經有過那麼一回事而已，然而比隔世還來得杳茫，因爲如今實際上我已經是這麼俗惡了。

師呵，請指示我，我現在要怎樣才能過下去呢？對於目前的一切，並不因爲它正在給我糾紛，我也已在透底地覺得厭倦了。

猶如黑夜中偶爾也會有一點微光，我有時至少至少也會記起自己昔日曾經走

過那麼一條路，馨香而悠遠的。這個即使是沒有內容的概念上的記憶，也能使我惘然如有所失呀，我明白自己是已經如何墮落了。

我在戀愛，換言之，我只猶如墮入在地獄裏。

師，指示我，一條永遠永遠孤苦着走去的路，是怎麼一個樣子？請施救于我已被神所遺棄了的寂寞與悲哀。……

一九三四，三，一六夜作于北平。按當日往女院勸T，晤後臆腦中得一啓示，深動哀感，夜間遂寫此。二十六年三月五日追記。

幽明

你是一條凄美的

秋寒的夜路，濕露零零的，

但一個從也是夜裏

跋涉過來的太陽

使你失去了自己。

他底歷史真足以使你滿足，

但可惜只能于想像，

因為夜路只能于在想像中感到

太陽也是在夜裏跋涉着，

他底光華却要使你立即失去了

本來的面目，在你們既覲面以後——

而他自己却也早已是一個火熱的

甚至于令人感着灼悶難耐的太陽了。

但他是要西沉的，

從此別過了你

便要使你底想像

從新豐富了起來。

依然又已是在夜裏

跋涉着的太陽

顫抖着
不忍聽
黎明號。

一九三四，七，二五晨，北平。

空屋

當我一走進大門，看門人即走過來問我。哎，朋友，你誤會我了，我不是來租房子的。我只是來看房子，照字義直解地只是看，並不租。

「我並且請你讓我自個兒進去看看，你不用陪我。」

「您認得嗎？您從前來過的是不是？」

「呃。是的是的，我從前來過，我從前來過。那末你請便罷。我進去了。」

「您請。」

「我謝謝你。」

我從前怎麼沒有來過呢？你賢明的房東派來的看門者，你自己從前倒是沒有常上這兒來過吧，當最近這兒住着的一戶人家尚未搬走的時候？要不然你怎麼會

不認識我，倒來出言不察，把我說得和這所房子這麼生分的？我從前有一個時期天天要跨進這座大門，甚至于一天好幾次。我從一個胡同裏拐一個灣，出來，遠遠地望見這座門，我只猶如望見一個夢。那個夢是我可以進去的，是我能夠進去的。我多麼有把握，多麼安心，多麼幸福，當我望見這座門，一步步向前走去的時候。我愛這座門，那當然。不但門，進門以後所見的一切，我都愛。而且一切我都熟悉，而且它們也都認識我。紫藤架、花籬、籬門、小石路、裏面的風門、屏風、台階、階前的花，呵，這些花現在沒有人也還在這兒寂寞地開放着。再上去是一連三間，五間北屋，那裏面陳設着一件件我所熟悉的傢具，呵，現在是怎樣了？現在當然是空空的了，什麼都搬走了。但這些屋子還是認識我的。一走到這天井裏，這天井裏就有一股熟悉的氣息在迎接我。呵，我真胆怯，是的，近幾個月來，我也上這兒來得少了。我幾乎沒有來。我有所顧忌。那是自從她『病』過以後。她底『病』告發了我底一切，告發了我與她之間的一切，並藉着社會的智

慧的名，勸告了我不要再來。我因此當真沒有再來——只來過一次。不，不只一次，有兩次。呃，就算是兩次罷，其實是記不清的。記不清也得了。有什麼關係呢，反正現在這屋子裏總已是空空的，什麼也沒有，人更是沒有了。不但是沒有了她，且已沒有了我底敵。那天下午我快要被苦惱燒焦，我底胆子便忽然突破了一切顧忌，我便像一個幽靈一樣走到了這兒來，並且走進了這屋子裏面去。我看見她。我聽見另一個人在另一間套房裏用大聲音在同她說話，那是一個午睡者躺在床上的聲音——那正是她底丈夫。我看見她對我皺一皺眉，撮起嘴對我做一個淘氣的臉。「你回去，」她走過來用手扶着我底肩帶推帶按地輕輕地說。「你回去，別給我招麻煩。我一會兒……」她是說她一會兒得出來，要我去什麼地方等她。她害怕呀。我呢，我本來不怕，但我却沒有停留，且始終啞默着，我聽她。我回來了。自她「病」後，那算是我最胆大的一次。但現在我走到這兒來却覺得胆怯。我明明知道這兒已經沒有人，誰也沒有，這三間，五間北屋裏更是誰也沒

有，門是向外拴着的，用舊的電線，這一定是從哪兒燈上拆下來的。然而我解着這些電線，心裏却覺得胆怯。解開了，一推門進去，我就聞着那屋子裏有一股更強烈的氣息，爲我所熟悉的氣息在迎接我，雖然近幾個月我已少有上這兒來。我此刻立即直覺到這屋子裏是依然有人的，說不定就會有誰，會有她或她底丈夫和往常一樣音容宛然地從那套屋的門裏走出來。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一個寒顫便已道盡了我滿心的悻怯與悽傷。……

呵呵，這麼空空的，四壁寂立，這便是從前使我在這兒有過幸福的沉醉的地方嗎？這便是曾經日日夜夜讓我底一個親人留在這裏面來來去去走進走出地活動過、呼吸過、生活過的地方嗎？多麼殘酷，現在這些地上的塵埃只對我訴說着一件件的老事情，却把一個荒寂當作了結束。這是一座墓。是我過去一段難忘的可感激的日子底墓。

我是訪墓者。這些空屋。……

現在我在這些屋子裏能做些什麼？我能把這地上的塵埃掃起一些來包好帶走？我能把那被遺棄在牆角邊的破痰盂敲下一塊來藏起當作一件無上的珍物？我能在這廢紙堆裏尋找，尋找，尋找出她底——呵，是的，這兒還留有她底手跡呀。這兒還有她寫好未用的信封，還有她無聊時塗鴉的字條和圖畫，鋼筆畫，畫一隻高底鞋，畫一個女孩子底頭，滴溜溜地睜着兩隻大眼睛的，倒過來畫一個——這是什麼，看不真。她真是奇怪，怎麼把這麼許多寶貴的東西都丟在地下，要不是我來，那可是，什麼時候房東就會叫人掃起來隨隨便便傾到外面的垃圾桶裏去的。呵，那兒還有，那是人家寫給她的一封信，雖然是普通的信，我也要了罷。還有一張醫院掛號的卡片，正是她底，上面寫着「×太太」，我也要。一張她底名片，呵，從前我叫人給她送信或者送東西來，她總是給這麼一張名片當作收條的，這樣的名片我已經存了許多，現在再添上這張。一封英文信，一看，「Dear」什麼，原來是誰給她丈夫的，不相干，扔了。又一封，中文，仍是給她丈

夫的，但寫信的是她父親，並且說到她，『嫁出的女，潑出的水，賢婿你明白，如今她的事我也管不得……』呵，這是指着她那次害『病』的事嗎？查一查日子，竟有一點相符，仔細地看過，鄭重地收了起來。……

我癡癡地在這兒收集着這些東西，我又走到了裏間，忽然我抬頭看見那白壁上有着用藍色鉛筆大書的兩個字，『Stop! Ending!』她告訴我，那正是她那次吃過『藥』，也就是她那次害『病』，一面等待着生命底 ending，一面在她那發狂了似的興奮中寫了下來。呵呵，現在我居然又走到了這間屋子裏而來，親自看見了這兩個字，而她，告訴我她寫了這兩個字的人，却已經走了。『Stop! ending!』我應當感謝呀，這兩個字是終于不會靈驗，雖然經過了一些肉體上的痛苦，但她現在却還是活着的，並且是健康的。她底生命並沒有走到一個 ending，走到了 ending 的却是我和她之間的愛，時至今日。我在這屋子裏沉默着，靜靜地呼吸，兩手捧着從地下拾起的一些愛情尸骸底殘片，忽然間我聽見了一陣短促

的抽咽。

.....

呵呵，別了，你愛情底墓。但願新來的居住者不要來得太早，且讓這淒寂的空氣多爲我保持一點可懷戀的甜密的悲哀罷。

屋常空，愛情底幽魂將常在。.....

別了，我親愛的。.....怎麼，這字跡觸在嘴唇上竟做土氣？「Stop! Ending!」

.....

一九三四，八，二四，北平。

屠格涅夫底最後

一八七六年屠格涅夫完成了他底六大傑作中最末一篇的『處女地』。那時候他是五十八歲。這以後，這位稀世的偉大的藝術家已好像成了強弩之末，再也沒有產生過什麼驚人的巨作，雖然他去是遠在七年以後。就中最可注意的，是他完成了『處女地』的次年，即開始了寫他底『散文詩』的這一件事情。據說那個原作底題目，本來是一個拉丁文，意義爲『衰老』，而『散文詩』這個名目，却不過是別人給改過以後，加了上去的。

屠格涅夫底著作生活開始得很早。但他青年期的作品，除『獵人日記』以外，却差不多全是一些小自我情感抒寫方面的浪漫的戀愛故事。只是到一八五六年，他達到了中年的三十八歲，他底第一部客觀地描寫時代的長篇『處丁』出版

了以後，這才使他蔚然成爲了一個真正的時代姿勢的抒寫者。在那以後，他不僅是以藝術家，並且是以思想家甚至於革命家底姿態，出現於俄國文壇的。

我總喜歡自己說屠格涅夫是一個革命家。固然，且不說他以一部初期的『獵人日記』竟引起了並助成了俄國底農奴解放，而更重要的，是像他當時那樣普遍地激烈地攻擊時下一股青年們能言不能行的劣根性，那樣地對時代痛下針灸，也正是使誰都要承認他是當時俄國革命思想上的一個先導者的。不過以外，我還覺得他不但對於時代是一個革命者，而更其令人感着興趣的地方，却是他還對於他自己是一個革命者的這件事。自『盧丁』以下，屠格涅夫在許多長長短短的作品裏，痛烈地攻擊過漢姆勒忒忒的人物。那個盧丁或『漢姆勒特』，是當時俄國一般青年們底代表，而也就是他自己。屠格涅夫一生中深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底可愛之處是優美，是富于向上心與一切高深的理想，而可恨之處却是理想太多，因而不切于實際而使他在實際面前便永遠是觀望趨起，不能前進，終於成

了實際生活上的一個無用的廢物。屠格涅夫既深深知道自己底這個缺點却絲毫不加以姑息，倒反而能夠很嚴厲地不斷地去對自己加以鞭策針砭，這個態度，我却以為是很開明，很勇敢，而且實在也就是很革命的。不過雖然如此，然而思想是思想，性格却終于是性格，性格却畢竟沒有思想那樣地容易改移。屠格涅夫是知道自己，並且是十分渴望于能改善自己的，但他到底却還是不能不以一個空想家底命運而終，而在我們把他底『散文詩』讀過了以後，就只覺得他底暮年竟出人意外地是那麼悽慘寂寞，而幾乎要使人疑到，這並不就是當年曾經寫過『盧丁』以至於『處女地』那麼六個大著的革命的先驅者。

人是人。人是地上的東西。就算是含有神性的人，然而完全離開了地面，是不能夠真正地合理地生存下去的。屠格涅夫是以人的神而勝利了，却是以神的人而失敗了的。

屠格涅夫有一個崇高優美的靈魂，但可哀的却是他缺少了一個爲人所必需有

的健康的心理。而這個不健康却是他自青年時期以來的生活，所逐漸養成的，而到他老年時便十分無情地來苦着他。他過去在生活上，即使不能說是沒有過執着，然而却太不切實。他在生活裏面也有過沉湎，然而他底沉湎却是那樣地異于常人，說得好，是過于詩的，說得不好，却是虛杳的，竟有如一個影。這近于玩世，近于遊戲。這種生活態度，在盛年時候，人以豪邁與奢侈，是可以支持過去的。但一到暮年，可就不行了。那時候人會感着一個可怕的空虛。那個空虛將要告訴你，當此之時，在你寂寞的暮年，凡作爲一個地上的老年人所應有的一切，你却是一毫無所有的。于是你便只有覺得無名地不安，而且深深地悲哀起來了。這便是屠格涅夫所處的命運，也便是他暮年生活底剪影，我們從他底『散文詩』裏，很明白地可以看了出來的。

屠格涅夫是有過一個頗爲浪漫的青年時期的。那時候，他曾一連和一個農奴底女兒發生過戀愛，又和他母親底一個女裁縫師發生過戀愛。他以一個少地主的

身分却居然有了那樣的事情，那樣地不顧體面，那在當時的俄國人尤其是他母親看來，當然是應該斥爲胡鬧的。但屠格涅夫却不管那些，他一切却都只憑了他底感情與興會做去。天生他對於女人有一種深至的愛好，他永遠能在走到他面前來的每一個女人身上或靈魂上，發現一些純潔的或是其它可愛的東西。記得克魯泡特金曾在『俄國文學底理想與實際』一書中，大贊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純潔的女性之多，即因而說到足徵他青年時期一定接觸過很多的純潔的女性云云，我以爲克氏這話，是得相當地加以修改的。屠格涅夫心目中有許多純潔的女性，是實，但這些却不一定是客觀的實有，而也許只多半是他當和她們相接時，便將她們加上了一層幻想的裝飾，終于乃反映到他底作品裏面去了而已。如前面所說，屠格涅夫一生雖然是痛恨空想，但他自己却自始至終是一個出色的空想家。他雖然以他底氣宇、容貌、教育、才氣，以及他對於女性的那種少有的溫存與誠摯氣概，折磨過許多的女人，使她們爲他痛心，他自己也因而痛心，但一直到老，他底

戀愛却幾乎沒有一次不是以無結果而收束的。他是一個空想家，只常常借了一個女人做題目，空想着許多虛無縹緲的美麗的事情，在幻想裏面娛樂着自己。他很難走進一步，或者說，很難變俗一點，讓自己與所接觸的女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爲切實。他是太幻想的，換言之，即是太優美，太超乎實際人間的了。而就是當做一位革命的思想家來看，譬如他攻擊當時俄國的青年們只尚空談，而要他們多行動一點，由或一觀點言之，那在他也不過是一種娛樂，只表示他對於自己生命上的無限的奢侈。他還是好空談，好發議論，而那些也便正是他底議論。如前所說，他底態度雖然是革命的，但可惜却僅僅是議論上的革命而已。他底攻擊，因爲他自己在生活上也正是缺少行動的，所以就充其量也不過是他對於自己的一種懺悔，然而那只是否認，是批駁，是消極的。總之屠格涅夫是把他對於女性的幻想，把他對於自己性格上的缺點的攻擊，架空地，用他底藝術上的天才的技巧，造成了一個迷人的壯觀的「虛幻的美」（他在散文詩一篇裏寫下了這麼一個

名詞)底緊圍，養育了即哄騙了自己底青年期與壯年期，使他未能好好地切實地做過一個地上的人，而却給他底暮年帶來了一個殘酷的責罰。他到臨死時，只有那個有夫之婦的維雅多夫人是他唯一的安慰，而她也正是他一生幻想中一個最具體的諷刺的象徵，對他永遠地隔着一個距離而有如鏡花水月，使他一直離開了一個地上人應有的生活，而漂泊着在巴黎或柏林，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三十幾個年頭。

屠格涅夫在生前很不願意發表他底『散文詩』。這件事也是頗有意思的。因為他自己也很知道，他那所表現的却多半是他所不應該表現的，所以他才會如此。那原來是一些最質樸，而就中有一些（尤其是真正直到他死後四十餘年的最近才發表了出來的那些），也就正是他全部著作中最赤裸、最足以表白他內心底真實的淒涼與悲哀的、有力的言語。他曾在那裏面慘喊着他『沒有巢』，說他正好像一隻越過了無垠的沙漠的倦飛的鳥，現在却正要掉到海裏去。他把他藝術上

的成就（我們不要忘了他除却善于抓住時代底姿影而給以表現以外，還是一個曠古的美妙的戀愛故事的製造者），也看得無足貴重，而只比做一個預備要舉到唇邊去的滿盛了毒藥的「杯」，說那却正是他自己像一個雕刻家和一個鑄金匠一樣，費盡了心血把來刻上了花紋並且儘量地裝飾好了的。他渴望着「我底青春」底再來，然而這個却當然是並不可能的。他咀咒着，粗暴地拒絕了一個少女所伸過來的愛嬌的白嫩的手（他在散文詩的一篇裏那麼寫），因為她得罪了他，而得罪了他的切實的宣告，却是「你很年輕，而我却已經老了」的這一句話。……

是的，就是這一句話，却說明了屠格涅夫暮年時所感的一切。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出，屠格涅夫當時是以一個老年人，却偏偏有了一個青年人底心境——不但是心境，而且是實際的慾望，實際的要求。屠格涅夫當盛年時可以要求却耽于幻想而不屑于去要求，到老年時，一個人對於青春的夢最多也只應該嚮往而已的時候，却又不甘于僅止于嚮往。這却是可怕的，是變態的。本來，一個所謂真

正地健康的地上的人，只不過是一個在他底生底歷程中，每一個時期都能夠有着他底相應的合理的要求、取得、與反應的人而已。這猶之乎人當嬰孩時必須以乳汁爲食料，而到長大以後却必須食米麥，而有了這些食料也就健康，這都是各不相亂，而也就正是各盡其美的。屠格涅夫因爲老年時當作一個地上的人來看，却是一無所有，故他才覺得空虛而寂寞，心理上起了變態，便爲不安與焦躁所苦，雖以一個卓絕的藝術家，到此也失去了美，失去了理想與寄託，終于乃跌倒了下來。愛嬌的白嫩的少女底手，本來除了用一個長者底愛撫的心以外，一個老年人是沒有去握着的必要的，而屠格涅夫却覺得有那個必要，且有了機會。但他底反省却警誡他，說他不配，于是他縮回了手，而無助地覺得悲哀了起來。他是直到此時，才成爲了一個真正的地上的人的，然而却已經是一個失敗了的，無救了的地上的人。而這時候神也已經去他遠了，因此他只能把他底藝術比做一個滿盛着毒藥的「杯」。而實際上，他也就正是飲過了那個親自造成的「杯」中所盛的

毒藥，而從容倒斃了下去的。

這正是一個舊時代裏的反地上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的空想家或藝術家所應有的可悲的結局。他終于沒有以思想去克服他底性格，而那個却正是應該並且是能夠克服的。

八月十三日。

樓

我覺得那是一九四×年夏天，自己因為工作上的便利，卜居在某海邊的一座危樓上。白天裏出去工作，晚上則有時寫信給自己所愛的一個女人，消受着與工作時間不同的別一種時刻。她就住在我附近，是第一屆國授博士裏面的一個，曾以『實用處世哲學』的研究聞名于國內學術界。

一天夜裏，正是好月光，我在窗前燈下寫起了一封信，正要叫人送出去。這時候，忽然，我聽見外面有一種奇怪的聲音，拂拂作響，類乎蝙蝠底閃翅，然而比蝙蝠閃翅的聲音要強烈。我想，真是好，莫非因為今夜好月色，便在這時候也還有海鷗之類來到我底窗前飛動麼，便伸出頭去——然而不意這一來却迎面向我撲來了一陣冷風，乃使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我覺得這時候已經有什麼東西飛進

了我底屋子，便立刻旋過身子向屋內的各處看一看。果然，在我桌前花架的邊緣上，就正立着一隻頗大頗肥的貓頭鷹。

「呵，××，」它喊我，「你沒想到我今晚上會來看你麼？」說着，它竟向我點點頭，表示和我是素識。這個開頭便已經使我很厭惡。

「什麼，我們認識麼？」

「怎麼不認識？我現在就正是因為關心你，才來看你的。」

「哎，你屋裏的燈太亮，」它立刻又接着說，並且連連霎它底眼睛。

其實，我台燈上的燈泡只有二十五燭光，並不亮。于此足見貓頭鷹底言語和感覺，本來便是如何地不準確。

「關心我？」我問¹⁰。

「正是。我問你：去年國家仿照古代聖君徵賢的例，廣徵天下未受過國家最高學位，然而却身懷實學的人前去應新世紀八股博士的特別考試，我看見名單上

也有你，你當時却爲何竟沒有去？」

「我因爲不懂什麼叫新世紀八股學，」我說。「並且我也不懂任何種博士的意義。更大的原因，是因爲我沒有那些閒工夫。」

「沒有那些閒工夫？那末你這許多年來都在忙一些什麼？」它明明知道我底工作（我現在相信它知道），却故意要這麼問。

「我麼，我一直在研究着測量和地質學。」

「這是爲什麼？」

「爲了要藉此推知以後地壳底變遷，好使人們作遷禍就福的準備，或者更進而根本對地壳加以改造。」

「哦……」貓頭鷹聽到這兒，便忽然發出了一陣曖昧而古怪的冷笑。「你底意思，是說你想爲人類作一個有益的預言者麼？」

我傲慢地點點頭。

「不然！」貓頭鷹尖聲地叫着說，「你們底預言早已經不靈了！你們說過：一九三〇年世界上要來一次汎濫的洪水，那洪水要冲掉世上一切你們所認為污穢的東西。然而，現在却是一九四幾年了？你們所說的洪水究竟來過了沒有？」

「雖然沒有，那只是因為我們底推算工作沒有做得十分精確，却不能就因此根本推翻我們原則上的信仰。在原則上，我們始終相信，那樣的洪水是一定要來的，遲或早。」

「不，一定不會來！」貓頭鷹冷酷地幸災樂禍地反對說。「一切都是這麼好，一切的地面 and 山脈都是這麼鞏固。水都在海洋裏或在它們所應該在的地方。它們都早已經就了範圍了，怎麼還能夠憑空又洶湧起來，成爲你們所說的洪水呢？」

我沉默着。

「所以，」貓頭鷹見我不做聲，便自以爲勝利了似地，接着說，「我還是勸

勸你呀：你還是學聰明一點，拋棄了你從前的想頭，照着現在千千萬萬個世人底樣子，就了人生的範圍罷。那就是說，我勸你，下屆國家如果再舉行特別博士考試，徵到了你，你千萬再不要不去。你去是一定有把握的。等到得過了博士學位，以後就不難在國家政府裏弄一個較高的位置，一生的日子從此就容易安排下去了，不強似在這海邊研究什麼測量和地質學的多得多麼？」

「咄!!!」

可笑得狠，貓頭鷹當時雖然是那麼侃侃而談，但經我喝了一聲，却竟不免嚇了一大跳，要從花架上跌下來，於是連忙展開翅子來閃了好幾閃，爲了維持身體底平衡。待到重新站定了以後，這才又彷彿是不勝其惋惜，甚至于竟還彷彿是很友誼似地，連連點頭地向我說：

「哎，你不聽我勸麼？哎，可惜。哎，真可惜！」

它這個「惜」字的音非常尖，隨着從它嘴裏便吐出了一口很尖的冷風來，照

直地射在我臉上。我覺得有被冰棒烙過了一下似的感覺，便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可惜——」同時我覺得還有同樣的一陣冰烙樣的感覺在我底血液裏流過。

「可惜……」我想。然而，這個畢竟爲時很暫，不久我就終于恢復了全身底溫熱，站起身來，並且對貓頭鷹下警告說：

「請注意：我已經對你維持了最後的禮貌。」

「哦，你是要下逐客令麼？可是，你今晚上還有什麼要事？你不是早已把你底尊貴的信也寫好了？那末咱們談談不好？」它望一望我桌上擺着的信，故意想把話題擴張開去地說。

「無論信不信，這些事你貓頭鷹都管不着。」我討厭它提到我底信。

「這些事也惟有我貓頭鷹才了解得最深。」

「畜生！」

「你罵我麼？」它有涵養似地微笑着說。「告訴你：像你現在這樣，就是關

乎寫信這一類的事情，你也是永遠要失敗的。」它的確說了關乎二字，以表示它底儒雅。「我勸你：就是爲了這類事情，你也應該快一點下一個決心，下屆去應一應特別博士考試的好——」

到此我覺得再也不能夠通融，便立刻抓過了桌上擺着的一支爲測量用的長鐵尺，向它劈過去。立刻，屋子裏發出了一陣豁琅琅的大響聲。這原是我底燈台被打翻，跌到樓板上去了。屋子裏驟然失去了燈光，我眼前覺得很黑。這其間貓頭鷹便趁機向我撲過來。我竭力舞動着鐵尺，保護着自己底臉，尤其是眼睛。同時我明白，在這黑暗當中和貓頭鷹一類的東西爲敵，確實是很不方便的。爲了增加自己底勢力，我還一面大聲地吡喝着。忽然，我聽見身邊有人在喊我：

「先生！先生！你做什麼？」

我即時張開眼睛，好好地醒過來了。站在我椅子旁邊的是我公寓裏的一個伙計。我發現自己原來是在晚飯後有過了一個假寐。

「哦，回來了麼？信怎麼樣？」我問。

「信收下了。這兒是回片。先生你剛才咳什麼？」

「沒有什麼，在這兒幹了一會——就是叫你來問一問信的事。」說着，我一面從椅子裏站起來，看一看錶，便披上大氅，出門去。因為我沒有忘記自己真是在某一個海邊上有一座危樓，並不必要等到一九四〇年以後。

落花輓

萬里荒原，

有行脚者擔着鋤筐

沿途撒下花木的種子

從不問自己底辛苦。

脚印在地球上畫着長線

既周而復始，到了新地

也是舊地，一朵小花裏

見世界，嫣紅中雖能看出

自己昔日掌上的鮮血
却依然帶來了歡喜。

一場期許很容易便過去了，
一夜的風雨掃遍長空
和原野，草木垂頭
花兒寂寂地落下，我痛惜
又是一番培植的浪費。

一九三六，四，四夜，南昌

南昌的夢

南昌是我底故鄉，十年來我沒有在這個地方長住過，但在異鄉時我却並不怎麼想念它。人自然是愛自己底幼年的。然而激烈地改過了面目的南昌，却並不能用它一條新式的馬路或一幢仿宮殿式的巍峨的現代建築，使我憶起自己幼年時代任何一段美麗的過去，因而這個暴發戶的新興都會，就無論如何也不能令我對它感到親切。從前我認熟了的街上許多的招牌，某一條小巷抹角處的一個紅石墩，某家大門上的一對獸臉形的銅環，那一切，如今都已經改過了樣子，或已經根本蕩然無存了。因此我回到了自己故鄉的南昌，倒反而好像是走入了一處素未涉跡過的異地。可是事實上，我這次回來以後，却又不能夠和往常一樣，暫時待住幾天就又離開，而是得在這個陌生的地方繼續地長久地待下去的。並且到現在爲

止，我也已經待過了這麼好些日子了。人們說，我是在爲桑梓服務。我想這大概是。然而，我覺得自己住在這地方，許久以來，却已經在生活上失去了一種重要的東西。我底靈魂已經閉塞起來了。我已經不能夠做夢了，在睡眠的時候，尤其是在睜着眼睛努力想起一些什麼，或感着一些什麼的時候。

我忽然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成人。我悟到自己已澈底地澈底地失去了我底幼年，以及青春。一切都指示我並且鞭策我，說我現在以及此後，都只應該爲羣衆服務，像烈日下或朔風下的一株安分的樹木。我並且失去了憐憫自己的念頭，並且已失去了會生出此等念頭來的那類的動機。如是，我便度過了一個月，再度過了一個月，許久許久，一直繼續了下來。

然而，一天傍晚，我在晚飯過後，却偶然信步走出了家門，並且向一條通到郊外的道路上走去了。人們開始很奇怪地看着我。因爲他們很少看見我這時候步行出來，並且是這麼一個便裝，尤其是出現在這條通到郊外去的道路上。一個玩喪

的孩子，傍晚時分老是帶笑帶跳地從自己底家屋裏顛跑出來，並且一直向一片孩子們聚會的廣場上趕去的那種印象，如今在人們底記憶裏是早已淡忘得毫無遺留的了。

我于是因那些眼睛而稍稍感到了一點不安。可是，好在我倒並不十分看重他們底意見，因此就還好像是有一件什麼好事情在等着我去執行似地，我便依然放開了步子，一直向愈益荒寂的那一片地帶上走去。而沒有料到那裏種種的景象，却居然還是我所熟悉的。我于是起始暗暗地覺得歡喜起來了。在朦朧的黃昏裏，從一所小廟，從一座木橋，從一條傾圮而狹窄的塘塍或從一些荷梗和菱葉之類的氣息裏，終于我乃感到我已經失去了的故鄉，居然又已在我底意識裏面復活過來了。

這是怎麼的呢？我不禁這麼自問。因此，我就不知由什麼起引，却又向何處收束，而只是漫無邊際地想起了自己最近在日常生活中很難想起來的許多人與

事。我因而想起了種種的夢，我從前所曾有過的，而現在已經失去了的。一些言語，一些姿態，都足以使我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最後，乃是一個笑影從無邊的夜色裏浮了出來，又漸漸地向無邊的夜色裏消失了下去原來天色在什麼時候已經夜下來了。而這個朦朧的情調，便也給我帶來了多少親切的窩逸味與溫暖味。我于是把這個感覺從心裏寄給了我遠方的一個朋友，並且一面輕輕地訴說着：

「呵，×呀，你說要回來要回來，可是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一隻暹鳥應着我底聲音，慢慢地掠空而去。我靜靜地站立着。

一個賣魚者下市回來，唱着『蔡明鳳辭店』的歌詞從我身邊走過去了。這個乃更讓我感到了親愛的鄉土風味。我因而感激得向他含笑而示謝意。可是，在這昏朦的夜色裏，他却未必真能看清楚我底面容，否則他將能發現，我底眼睛裏此時正是滿含淚意的。

這一夜，我便睡得異常地安穩而甜蜜，心情被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所滋潤着。

在中夜醒來時，我乃更喊着尊貴的心理學家之名而問曰：呵，你尊貴的人心的研究^者，你能告訴我麼，你能告訴我，我不應該真實地感謝昨日傍晚時我在那些塘^上的那次散步麼？——因為，我現在在睡夢中又已一度夢見了我底朋友了。

我于是得計地私自這麼打算起來，說以後我得常常到那些菱角塘和藕池一帶散步去。那裏才是我底真正的故鄉哩，我想。

不因別的，就因為它還能夠令我做夢呀，我想。

「The rest is silence.」

陶然亭

陶然亭

隔年衰殘的蘆葦葉
掩映着誰底墓石上
被人寫着嘆息的
句子，嘆息進不到
我們心上，遊春人
心中自有花如玉。

你心中有花如玉

不若我心中、眼中，
也有、也有不是

如玉的花，是你，

是你融化在春光裏

爲我把北海、中南海

和天安門前那最嬌豔

最嬌豔最悅人的春色

帶到了這荒郊，我再不

依惜那一些亭榭樓閣

雲迷在萬紫千紅中。

過去的歡娛像虹影

從心上掠過，今年

我被你嘲笑過的午睡癖

依然還沒有改，但枕邊

聽不見一隻夢中的鳥

輕輕地來到窗前啄玻璃

輕輕地說：「我要你也去，

同我，去陶然亭。」

陶然亭

今年春天寂無色

只徒然驚愕了

我底記憶。

一九三六，四，二六，南風

離枯嶺

我深知

這天一黎明

我就得遠走了

像一隻候鳥

爲了順應着節季

不得不飛離

自己喜愛的山林，

但隔夜半宵的客榻

却令我睡得非常甜蜜——

因為這是在你底家裏

隔房的你底氣息

撫慰我，勝過世上

最慈愛的親長低低唱出的

最慈愛的睡詞。

俄而一個慈愛的手掌

輕輕地推在我底肩上——

哦，原來窗外早已經

發白，有比我醒得

更早的鳥雀

在和着你底聲音——

我聽見：「怎麼，你今天不走啦？」

你說你早就叫醒過我一次
但我只微微地開眼

（你說我還是含笑地？）

望了你一下，隨即又

睡着了——我不知道，

這些我的確不知道。

你說我先前就醒過，並且

望了你嗎？——

沒有。那最多只是

我在夢裏，猶如現在

我望見你底睡衣的邊緣

飄蕩在你底琥珀色的

腳背上，你底微笑開得

像五月的杏黃，

于是我相信

我現在自然

還沒有醒——

因為若不是夢

這人間早屣的空氣

便不能使我聽見

如許多無聲的

幸福的音樂。……

燈光 (Dr. Megehnov 作)

很久以前，一個黑暗的秋晚，我會順着西比利亞一條陰沉的河流航行着。忽然在河的轉灣處，前面，在那暗山之下閃出一點燈光。

很明亮，很強烈地閃出，近極了。……

——呵，謝天！——我高興地說，——過宿處近了！

舟子回過頭，由肩上向那燈光一望之後，便又冷然地打他的槳。

——遠着呢！

我不信：燈光就在那裏，漾出在那迷朦的黑暗中。然而舟子說對了：那燈光，真還是遠着呢。

夜燈的本性是這樣——將黑暗征服而顯得靠近，並在那靠近的狀態裏閃爍

着，期許着，而日誘惑着。好像，看罷，只要划這麼兩下三下——這行程就完畢了。……而同時——却還遠着呢！……

我們因此在那黑得像墨水似的河面上，還浮泛了很久很久。山谷與懸崖，一會兒現出，一會兒迫近，一會兒又駛過了，遺留在後面，好像已消失于無盡的遠處，而燈光却永遠是在前方，變幻着、誘引着，——仍然是那麼近，而又仍然是那麼遠。……

我現在還常常憶念到那條被多岩的山蔭所蔽住的幽黯的河流，和那活潑的燈光。不只我一人，在那以往和以後，曾經被誘于這燈光，因為它常顯得是那麼靠近。然而人生却還是漂流在一條陰沉的河流裏，而燈光却還在很遠。還得努力打槳。……

然而無論如何……無論如何前面是——燈光！……

競爭者 (M. Typcaseva 作)

我曾經有過一個競爭者的同伴；不是事業上的，也不是職務或愛情上的；只是我們的見解在任何事件上都不相合，而無論哪一次我們只要一遇着——我們之間就發生了沒有完結的爭論。

我們爭論一切：關於藝術、關於宗教、關於學問、關於人世與死後的生命——特別是關於死後的生命。

他是有信仰並且是很熱心的。有一天他對我說：「你非笑一切，可是如果我比你先死，我從那一個世界到你這兒來……看你那時候是不是還笑呢？」

真的，他比我先死，在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可是一年一年地過去了——我忘了他的允諾——他的威嚇。

有一次，夜裏，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也不想睡。

屋子裏也不黑也不亮；我于是就開始向那灰色的朦朧之中凝視着。

忽然我感到好像、我的競爭者正站立在那兩個窗子的中間——並且輕輕地憂愁地由上墮下動他的頭。

我不會驚駭——甚至於連詫異也沒有……却反而，稍爲抬起身子來支在手臂上，開始將那突然出現的人形注視着。

那人形繼續地動他的頭。

怎麼了？——我終於發語道；——你是在毒飢？還是在懷恨呢？——你這是什麼意思：是警告呢還是咎責？……還是你要叫我明白，你從前錯了？我們兩個那錯了？你在經歷着什麼？是地獄的痛苦呢？還是天堂的幸福？至少回答一個字兒！

但是我的競爭者却完全一聲不響——而只是照原來那樣憂愁地、服從地動着

他的頭——由上望下。

我一笑！！他子是不見了。

一八七九年二月原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譯註。

玫瑰 (H. Tyrrhenas 作)

八月梢……轉眼便是秋天了。

太陽正在沉沒。一陣突然的暴雨，沒有雷聲也沒有閃電的，剛從我們那廣闊的平原上馳過。

屋子前面的花園裏正在燃燒，冒着烟，全個兒都浸浴在夕陽的火燄和雨後的水蒸氣裏。

她傍着桌子在客廳裏坐着，帶一種固執的默想神情，由半開的門扇向園子裏面凝望。

我知道，那時她心靈中正在通過一些什麼：我知道，在一番雖非長時間然而却很苦人的掙扎之後，她此時正在將她自己放任給一種她已再也不能駕馭了的

情感。

忽然她站起來，匆匆地走到花園裏面去，隱沒了。

過了一個鐘頭……又過了一個鐘頭；她一直沒有回來。

那時我也就起來，走出了屋子，順着一條——關於這一層我是一點兒不懷疑的——她所走去了的道路。

周圍的一切都已經黯下來了；夜已來了。可是在那潮濕的鋪路的沙子上面，即使是透過了那瀰濛的霧氣也還是那麼明亮地露出了紅顏色來的，有一點小小的圓形的東西可以看出。

我俯下身去。那是一朵稚嫩的方開的玫瑰。兩小時以前，我看見就是這朵玫瑰帶在她胸前。

我小心地將這朵掉在泥濘裏面的花兒拾起，回到了客廳裏，便將它安放在桌上她的坐椅面前。

這時她終於也回來了——輕步走過了全室，便坐到那桌子旁邊去了。

她的面容是更蒼白了些，却也更生動了些；她的低垂的，還似乎縮小了一點的眼睛，却帶着一種幸福的含羞神情，很快地向各方面閃視着。

她看見了那朵玫瑰了，便立刻攥了過來，于是向那弄繡了弄污了的花瓣兒望了一眼，又向我望了一眼，——忽然她的眼睛便停止了下來，而滿滿地含着泪光了。

——您哭什麼呀？——我問。

——哪！就是哭這玫瑰。您看，成了什麼樣子了。

這裏我忽然想起應該說出一點什麼含有深意的話語來。

——您的眼泪會把這些污泥洗掉的，——我意味深長地這麼說。

——可是眼泪是不洗東西的，眼泪只燒東西，——她一面回答，便回身向着壁爐，將那花朵扔入到那將熄的火焰中去了。

——火比眼淚燒得更好哩，——她興奮地喊出，——於是她的那雙美麗的
依然還在滿含着泪光的眼睛，便傲慢而幸福地笑起來了。

我明白，這時她自己也已在被燒着了。

一八七八年四月原作，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譯出。

藍色的王國 (H. Tytchess 作)

啊，藍色的王國！啊，鮮艷、光明、少年、幸福的王國！我曾見到過你……
在夢中。

我們一夥兒有幾個人，衣飾華貴，在一隻美麗的小船上。白帆像天鵝的胸脯似地，在雀躍于風中的小旗下面鼓張着。

我不知道，我的同伴是些什麼人；但在我全個的靈魂中，我感到他們也是年輕的、快樂的、幸福的，就和我自己一樣！

其實我也並沒有注意到他們。我只由四周見到那無邊的蔚藍的海，鋪着金鱗的微波的，由頭上也只見到那同樣無邊的蔚藍的海——彷彿是帶着一種勝利與歡欣，那慈愛的太陽便在那上面慢慢地移動。

在我們當中不時地騰起了一陣笑聲，宏亮而且愉快得像神的笑聲！

要不然，就忽然由誰的嘴裏飄出了一些言語、一些詩句來，充滿了異常的美與靈感、與力……好像，天空本身也在回應着他們，周圍的海面也已在同一顫抖……以後呢，便又是幸福的靜寂。

輕輕地掠過柔軟的波浪，我們的小艇迅速地前進着。並沒有風來吹動她，只是我們自己的輕輕跳動着的心房在將她駕駛。她一切的進退都恰如我們的心意，非常聽話，像活的。

我們走過了一些島，一些閃耀着寶石、水晶和翡翠的光芒的半透明的神仙島。醉人的香氣由那磨圓了的岸邊送過來；有一些島曾向我們身上灑來了一陣白玫瑰和鈴蘭花的雨；另一些則由它那上面突然飛出了一些生着五彩長翼的珍禽異鳥來。

那些禽鳥繞着圈子在我們頭上飛；鈴蘭和玫瑰則消融在從我們光潔的船舷邊

溜滑了過去的那些珍珠樣的水池兒裏面。

而且，和花、鳥、一同，還飄來了一些和蜜一樣甜蜜的聲音……那其中還彷彿有女子的聲音。……周圍一切：天、海、高張的風帆、船尾上澎湃的流水——都在講說着愛情，幸福的愛情！

而那個，我們大家所鍾愛着的——她也正在這裏……雖然看不見，然而卻近在咫尺。再過一會兒——看罷，她的眼睛就要向你放亮，她的微笑就要向你開花……她的手就要攜着你的手而且就要將你引到一個永遠不朽的天堂裏面去了！

啊，藍色的王國！我曾在夢中見過你！

一八七八年六月原作，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譯出。

創作的心

我要叫出洪偉的聲音
警醒了自己底靈魂，
拔出風雪般的快刀
與上帝爭最後之勝負——
而且同時
帖服在他底衣裾下
依依而啜泣。……

十五年冬，北京。

猶太人

猶太人在大地上

永恆地只是走，

這一次可給他

走到了目的之地。

萬頃的廣漠

（盡顯現在遠近起伏的

曲線之波動）——

只剩駱駝負着鞍什

蜷臥在身旁，

猶太人

于是拜倒了

向着遠遠的

遠遠的無盡的天邊。……

在駱駝

引頸長鳴的當兒，

猶太人才從寂滅裏

被救了回來，

于是滴下了

深深的淚。

灰黃的天色

漸漸

踏下來了。

十六年我也在南方參加過那回革命的工作。我自己是不好的。一天，在辦公室裏有幾個朋友——那時候叫做同志——來談。是計議什麼工作上的事情。中途，來的朋友們彼此把頭攢在一起，在細讀什麼文件，我底談話于是停止了。其時我忽然走到了自己底寫字檯邊，抽出筆來，絲毫未假思索地在一張紙上寫——那便是上面所記的一首詩。暫時說它是詩。當時，朋友們走過來一看，不禁愕然，大說「奇怪，奇怪，你這會子幹嗎會寫出這樣的話來的？」因為其時大家都正相戒、只有努力爲時代盡自己底一點微弱的力，以外胡思亂想的事，是不許有的。然而我却終于有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最近某日之晨登景山，見全個的北平城都莽莽漠漠地沉浸在浩漫的朝霧裏，像一個海，像一片沙漠，我不禁又

想起了這首詩——忽然我看出這許多年來自己是一點也沒有變呵，不禁微微地覺得有點畏懼起來了。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記于北平。

伏罪

匍匐在地下受着鞭撻，我回首流睟
苦笑了一——不是求免，也沒有怨怒。

緊齧着過去罪孽深重的一身

說是懺悔也得不着一點懺悔後的喜慰。

便待到傷痕劃出了渾身的悲哀

也畢竟未能吐出一聲老牛底嘆息。

生的堅忍

我夢見被處斬決

在萬目睽睽下我跪向執行者。

噤！血噴到胸前

濕，濕，濕……

我底眼已閉着，但我知道

濕，濕，濕，……

我痛，呵，我痛極了。

但我竭力支持着

不仆倒。

劊子手，呵，最後的朋友，

我在補救你底拙劣

我直着頸子。

呵，快來罷，

快，再來一刀！

最好只再需一刀！

一四三九年秋，北平。

超偽光明

我們不指望，不稀罕

在這時候會看見太陽

因為我們在這寒洋上住得久了

三更時從來不見日出。

不要嚙舌，你盜言欺世者，

須知我們是不容易欺騙的——

你看我們底手、我們底船頭

不是還依然向着東方麼？

我們還得挨過一段時間，

還得打漿，在寂寞的寒暗裏。

「你看那是什麼！

那不是出來了！」

得了，你們底聲音

洪亮得真是可笑。

你能對我們保證

那遙遠的水波上浮出來的

不只是一個紙燈麼？

那是紙燈，是妄言喜功者

是你們爲了邀寵震俗

預先在那兒安排好的。

但我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太陽

因此沒有工夫在此和你們

多作諷刺的耽擱——

我們要再向前去——

一九三六年冬，九江。

雪朝

心也是嫩的，
置足在這柔嫩的
雪上。

淡藍色的光燄
在每一個微渦裏
輕閃，心裏更
柔軟，躊躇着
不忍踏出那

第一脚。

看這一片

遼闊，人走到

中央，很驚惜

那一長條

脚印的線

都只爲世上

今朝到此的第一個人

（自己）底

走來。

不能信

自己今朝爲何竟是如此地

奢侈。

一九三三初春。

同病（有序）

昨夜無妄之災，有一住在西郊之熟人前來借榻，因擁擠而終宵未能安眠。今晨起床以後頗覺頭悶，正在疊被，却見窗前飛着一隻馬蜂，正飛着，不知怎麼一來却忽然好好地自己憑空跌下，仰着肚子在窗台上掙扎，很是吃力。當下只好用一支銅尺去幫助它翻轉身，一面則在心裏略仿某國短歌之形，爲詩一首，其文曰：

足下，

也是一早上就覺得頭昏麼，

跌了一交？

二十一年五月 日，北平。

對子蠅

說北方冷，倒不如說南方人到北方來了，却未免有點故意顯得怕冷。譬如現在，雖然秋盡了，又在颶風，本來也已相當地有了寒意，但這樣的天氣其實就在南方的陰曆九月間、也是常有的，然而近來朋友們見面，却往往要以「你屋裏裝了爐子沒有」相詢問，彷彿真已到了非裝爐子不可的時候了。我屋裏確然也已經裝好了爐子，並且今天還藉着西郊有一個朋友來電話，說他那裏今早晨還下過冰雹的這報告爲口實，一吃過午飯，就索性把火也生了起來。果然，這一來滿屋裏都回春了，連壁上的畫幅也都更有生氣。尤其是對子一些小蟲子，如天花板角落裏的蜘蛛之類——我就還看見一匹蒼蠅很舒服地搓手搓腳出現在我書桌上爬着。的確，天氣雖不算冷，但我却已經很久沒有看見蒼蠅了。

這正是我午睡剛剛起來的時候，我有事，馬上還得出去的。然而人把臉水打了，我却還是守着這匹蒼蠅看。我看着它，想它不知道節令，只一味在因為氣候忽然變好了便覺得高興，却不明白這僅僅是因為自己偶然落在了這間特殊的屋子裏面的緣故哩。但我也願意成全它底夢，便從抽屜裏找出了一小塊吃剩的薄荷糖，蘸一點水，爲它安放在桌上。它底嗅覺一定不壞，一會兒它便盤據在那上面了。我看着它，心裏頗滿意，便洗過臉，把它留下，自己才出門去了。

在夏天，蒼蠅大概是誰都討厭的。猶之冬天誰底屋裏大抵都有一個火爐，夏天恐怕是誰底屋裏都會有一個蠅拍的吧。今年夏天有一個朋友，不知道他是起了什麼雅興，却特地要由東京旅行到北平來消夏。他住在我附近的一家公寓裏，屋子很不好，或者說，環境很不好，因為蒼蠅就很多，常常成羣地襲進到他底屋裏去。他雖然掛了簾子，但簾子還是漏縫，我又常愛去看他，一推門進去總會忘記在夏天也還有嚴嚴地把門關上的理由，就每每使他當我進去以後正要就坐而未

就坐之際，却十分惶遽地用手一指，對我說，「阿呵，關門，關門！」，因為這時候已經有好幾匹英雄們在他屋子裏面飛舞了。同時他已經拿起蠅拍，聚精凝神地向屋內各方面去進行殲滅的工作，待到功成之後才又略略帶點嘆息的樣子對我說，「真是奇怪，好像打着蠅竟成了我底一種滿足哩。不知道怎樣我關着門它也能夠進來。可是如果半天一個也不進來呢，又好像有點寂寞似的——那簡直是一種技癢之感，哈哈。」他笑起來了。

我雖然還不至于像他那樣以打着蠅當作一種消遣，但在夏天對於蒼蠅所抱的厭惡之感，却也是不讓于他，屋裏也一樣地備有蠅拍的，小時候並不知道蒼蠅髒，當母親之流以髒為理由來禁止玩蒼蠅，我却往往不懂，尤其是對於那種好看的紅頂綠衣的大蒼蠅。假如我知道蒼蠅是由蛆變來的，那一定是會討厭的了，但我却並不知道。其時常見同伴們取蛆去河裏洗淨，用草灰養起，備為釣餌，我因此還附帶地討厭釣魚，因為想到人必須用手指從灰筒裏把蛆捏起，然後安到那釣

釣上去。有時在旁看着，頭一天養着蛆的灰筒裏面，人一伸下手指去，就忽然會有一匹或一匹以上的蒼蠅嗡嗡然奪筒口而飛出，我真奇怪那蒼蠅事先爲什麼要躲藏在人家那灰筒裏面。現在呢，當然人也大了，學問也已經好得不但足以知道那飛出來的蒼蠅正是由那灰筒裏面所養着的蛆蟲變成的，辯是無庸說了，而且還知道蒼蠅又能夠傳播病菌，所以這一來，一見就覺得討厭，如果發現屋子裏有了它們，總覺得非把來撲殺不可。特別是在用功的時候，我最討厭它。原來蒼蠅這東西不但嗅感靈敏，就是記性也是極好的。當你用功的時候，它舐着你一處，譬如舐着你左臉的顴骨，如果它看中了這處，那怕你把它趕走，它飛到空中繞一個圈子，却還是能夠回到原地方來的。如果你再趕，它也依然會再來。這樣次數一多，你便不由得要生氣了吧。如果你在看書，就一定要憤然地把書拋下，看定了它底去向，立意非把它打殺不可吧。然而你却沒有料到，蒼蠅却又來得很狡猾，它知道你意在找它報仇，就會來對你施一點詭計，其作用略有如放一個烟幕彈。

它在空中旋着旋着，却老不落下來，直到忽然碰着了另外一匹，它才抱着人家在空中打幾個滾，結果是兩匹同時飛開，你說再也認它不出了。爲了這個緣故，我就每每雖然起初並沒有想到要把留在屋子裏的蒼蠅盡數打殺，到此也非徹底地來肅清一下不可。好像我受了它底欺弄，非如此嚴嚴地來懲治一下便不服氣似的。所以我對於蒼蠅，根本上也一定並不是一個寬容者。

不過，到秋涼以後，眼前的蒼蠅漸漸地少了，這種仇恨的感覺也就漸漸地冷淡下去了。前不久一天，想到冬天照例要刮北風，便叫人把向北的兩個窗子底窗縫都糊上。我底書桌就正是放在那窗前，其時^冷來正想做一點什麼，却聽見窗子裏時時有一陣細微的嚶嚶的聲音。那原來是因爲有一匹蒼蠅被封在裏面了。蒼蠅近來已很少見，這時，那窗子的外層是冷布，裏面是玻璃，蒼蠅却夾在中間，而我底窗子却又是已經糊上，這個冬天便不算再開了的。想到這匹蒼蠅無益地在那裏面頂撞，一時倒很能領略出它那種絕望的難堪的感覺，便由廢了的裝鎖處

撕開了一個小孔，用一根細筆桿在尖端蘸了一點漿糊之類，伸過去，引它爬上，然後把它帶出來。它並不吃漿糊，却一直呆在上面不動彈，直等我把它帶到了門外，或者是因為從空氣裏面覺察出這已是在外面了麼，才忽然噲地一聲飛走了。我于此却不禁感着了一點惋惜，因為我正記起了一個很好的故事。人說從前有一個人曾從蛛網了解救過一隻馬蜂，把它放在桌上讓它走，它却知道自己投到墨盒裏用自己底身子蘸了墨，出來在桌上走作『謝』字，然後才振翼者再，從容飛去。無意間，我却希望自己底蒼蠅也能夠和人家底馬蜂那樣了。我很想它臨走時有一點什麼表示，彼此留一個紀念，但沒有想到它却是什麼也沒有理地便那麼飛走了。

今天我從外面回來，桌上的薄荷糖還在，但那匹蒼蠅却也早已經不見了。倒沒有什麼悵惋，但慮到這樣的天氣，它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是而已。但又想，也許它是會有一個過冬的安全去處的吧。不是麼，每年初春如果某一日天氣

驟暖，人便常能發現一些很大的身上滿黏着灰塵的蒼蠅，因其大，並且身上有灰，便可以斷定它決不是本年新生而是頭一年所留下的，並且是躲在什麼壁縫裏度過了一個寒冬來的。那末蒼蠅在冬天一定會有它自己底辦法，這樣一想，我倒有一點覺得自己當初爲它的安排竟不免是多事了。自己因爲是人類，就在冬天裏也不能夠不活動，又因爲自命爲嬌貴而怕冷，所以才又忙着要生火。蒼蠅呢，並不一定需要這個火，更不希罕我在桌上爲它放好一塊糖，今天的這一匹大抵也只因爲感到溫度忽然變暖了，以爲冬天已經過去，便出來看看，等到看出並不是，便又回去了的。那塊糖弄髒了我底桌子，我用抹布蘸着水在上面擦了許久。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北平。

「每周文藝」發刊辭

我們因爲想說話。

想說話，而把自己寫好了的東西拿到此處彼處的別人底刊物上去，却又不能不覺得麻煩，所以就自己印行了這麼一個東西，雖然篇幅既這麼小，而且又並不是獨立性質的，這些都只能算是缺憾，在我們自己也並不能愉快而滿足，但暫時却只能如此，且待將來再作別的計較罷。

中國因爲是處在一個特殊的世界環境之下的緣故，有許多現象本來不應當同時呈現而却居然同時呈現着，故當天空正翱翔着二十世紀的飛行機的時候，而下面在那髣髴從來未經開墾過的荒原上，却有着古代的人民推着獨輪車在那裏行走。藝術在中國，就也有着和這相同的情形。單說文藝，却就是同時從最古的某

種主義到最新的什麼主義都有着。而這些主義者們之中有的却負着旗，旗上都裝了槍，找人廝殺，爲了藝術而有的却又說並不是爲了藝術而只是爲了藝術以外的事情——但其實既不是爲人卽所謂爲大衆，極致地說起來也又並不是爲己，但們底行動在和但們底理論的兩相對照之下看來于是就顯得非常之奧妙，不過我們如果參懂了，則除了寂寞，却也並不能得着什麼較好的東西。

因此，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裏聲明我們不滿意于天下滔滔的此等現象卽虛偽的一點微瀆，同時也就想引申地說到我們對於自己的希望就正是要使自己底言語將不得不是誠實的。這也並非說誠實便是藝術底一切，但在當今之時，我們既不能不慨嘆于此物之稀少，則當然也就要把它來當作我們態度上的第一個要義。我們這裏的人人底意見，不但是也許，實在恐怕還是必然地，不能夠一樣。豈但不能夠一樣，有時也許會相反。然而相反而不相悖者，其中有一個調和，那便是誠實。

或者說我們底思想感情都落伍了也罷，或者又說我們是進步的也罷，這都沒有什麼。我們只有一個固執的意見，那便是誠實。虛偽在一般處世上也許有人以為是必要，但一關涉到藝術，一關涉到藝術的從事者，則我們以為世上却並沒有比這個更加可恥而且可斥的東西。我們底一羣裏在客觀的真理面前如果有誰在走着錯誤的路，那也就只有讓佢走下去，假如佢所走的是一條從心所欲的誠實的路。路是難認的，因之要判別誰走得對而誰又走入歧途了，那也就並沒有世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誠實地走着路的人，在我們底意見，其實也就已是被真理所祝福着的，而只要是誠實，則即使在客觀的判定上並不正確，我們以為有一天佢也將會走到正確的路上去。因為無論路底錯誤與正確，而只要是誠實的路，一經踏上，路便總在世上，而誠實的世界却每容易相通。故放下屠刀便立地成佛，而世上不能真惡者也就決不能真善，蓋執屠刀者自己却只有一個真意而已，一旦翻然覺悟，悚然看清了自己底罪孽，佢便已是佛子了。故惟有徘徊于光與暗之間，見

善不真，不真而偽善，而只知假借了一些時式的旗子，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的投機者與撞騙者們底行爲，那才是我們所深深惡棄而且所切戒弗爲的。

在全個的人生上說，到了今日如果不是最胡塗不過的人，但也就能夠告訴我們藝術當然並不是超然的，而只是隸屬的，因此也就是工具的。這工具底力量有多大我們且不必在這裏有所估計，但如果要它真能有力量，則恐怕徒然是思想廣言之或云意識形態是正確的，却並不夠，此外却還得有一份爲藝術所該特有的東西。藝術是感人，而並不是教人。而要感人，則除却通過了真實的人生感覺而再有着適當的表現方式，此外如像那一切徒然有着架空的，矯揉造作的概念的蒙了藝術底形樣而實際却並非藝術的贗品，那樣的東西對於賞鑑者所發生的效果爲何如，那也就當然很成問題了。故即使要把藝術當作了人生底工具來看，如果沒有了真誠，我們以爲它也就成了一件不能有着多大意義的東西。

當然，要說到我們這裏，則不僅僅因爲篇幅窄小上的限制，便是在別的好一

些情形上看來，如果要希望這麼一個小小的刊物而能有如何出色的內容，那也是難于辦到的。關於這一點我們除了要從此好好地工作下去，殊不能有的什麼更狂妄的言語可說。只是，我們對於人間是愛着的，對於光明是嚮往的，而對於工作是認真的、勉力的、嚴肅的——這一點，我們因為相信了自己的緣故，却敢于在這裏直言而無諱。

我們常覺得寂寞。如今，我們把工作放在希望上。我們除却工作，此外是別無企圖的。我們是單純的。

以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北平。

雜論自覺，生活及創作

且先來宣佈了這生活之蝨賊底罪狀並擬以死刑然後再說——嘿，這自覺。

嘿，這自覺！

生活須有勇氣。遇事無大小當否，一律趨趨狐疑着，那是不行的。方且幹着什麼，忽又自己氣餒起來，以爲這幹得很無聊，很可笑吧，於是廢然而止：這當然很壞很壞。但這是一種自檢，固也在可咀呪之列，却並非此刻所要講到的自覺。

所謂自覺，乃是這麼回事：在做着什麼，就覺着自己在做着什麼：就一面在做着一面忽又跳到這做着底圈兒外面來，且第三者地從旁加以說明道——嘿，我現在正做着什麼什麼呀。就是這樣。這好像算不了什麼回事。嘿，算不了什麼

回事麼，真麼？

伊古以來，帶着感覺敏銳的帽子以自慰、自負、自豪着的文人，恐怕不是少數吧。呀，可憐的人。原也難怪的：感覺敏銳者底生活有時真也能來得比一般入底要深刻：利用着那敏銳，往往刺入了生活底內層，從而吮領着更深更深的人間味，當然是無疑地，可貴。然而這可貴物在應用上倘偶一不慎，它底結果可就一變而為自覺了的事，也是常常有着的。這自然是非意識的，使它有了這樣的結果。然而却很可怕。一有了自覺，那是絲毫也不足以自慰、自負且自豪。反之，若還不速圖自拔，實在倒很足以自弔的。

使你永只能在生活底浮面上浮蕩着，使你永領略不着生活底真正醞醉的：是自覺。知道麼，你？

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吧。譬如說，是在賞鑑自然之美——呀，看，是銀樣的月光，雪樣的山徑。是遠山濛濛，近山屹屹。是葱鬱的古柏老松，千百成林，全

浸在這深藍淺綠的月之光海裏。是野風時來摧林木如琴琅琅，如濤鳴鳴。是山巔孤寺燈火明滅，鐘韻浮沉，大聲遠近——好罷，就說到這樣罷。你正在那雪樣的山徑上獨自蹣跚着。覺得這景致不失為美的，賞鑑着。覺得真是很美很美，出神地賞鑑着。懷空如海，神入於無。呀，與宇宙同流啊，同流啊——可是不行。你忽然覺着自己要與宇宙同流了。你於是忽然跳出了這賞鑑底圈兒，而且爲你當前的事象加以說明道——欸，我現在正賞鑑着自然之美，而且正要賞鑑得與宇宙同流了啊。呸，你看，這就完了！同流？還能同什麼流？還能不能？

還嫌上說的未能將自覺底罪狀宣布得淋漓盡致麼？那末，就再來過一次。

大家總還承認流淚這事是不能勉強矯裝的吧：因爲是真情之流，非如水之於膠皮射水器，只須機械地那麼一擠，就會那樣應手箭也似地鏢了出來的。現在且來假設——你是個流寓者，多年未歸。家鄉還有愛人。因了種種的原因，你底生活是壞極了，寂寞、枯燥、僵化了：要之，喜怒哀樂一無所有。後來，而且病

了。那末，好罷，我說這是你病後的第九夜，病略有起色，神志較為清明。你不寐。是這樣的秋末冬初，夜雨，簷頭浙瀝：風陣陣來，撼床頭窗玻璃囊囊，雨點沙沙隨至。呀，于是你忽然深切地想起了你故鄉的愛人了。呀，你忽然不知怎樣，就覺得隱隱有一般辛酸由心底漸浮到鼻際，你底呼吸也困難起來了。你，呀是的，你是要哭了，要哭了啊——可是只一等到你又覺着自己是要哭了，你就會驀然如夢初覺得清醒了過來，剛要出睜的你底眼淚也就立刻流了回去。哭底淨化之樂你是享受不着。你所有的，仍然是寂寞、枯燥、殭化。說是，你想再去一度尋找那辛酸以爲你哭個痛快的原動力麼？然而辛酸一見來尋找他的掌着的是自覺的燈籠，它早就嚇跑了，跑得無影無踪了——流淚，正如別的聖潔的景况，是一稱夢境：夢境是不能意識地去抓住的。

是的，夢境是不能意識地去抓住的。就論正式的睡眠罷。患失眠症者恆中夜輾轉牀第，苦不得眠，偶一朦朧，幸將入睡了，而卒爲「噉，我將入睡了……」

的這自覺重復擾醒者真不知有多少呢。且如此重醒以後，則在短時間內決不能復有朦朧之境，其苦遂愈甚。目耿耿冤尸似地臥以待旦者，恐怕也有吧。知道麼，自覺是這樣地可怕？

說人生如夢，許也只能在或一觀點上說說吧，其實何嘗能如夢？時時覺着有物又有我：這也叫做夢麼？然而夢是可貴的。要生活切實吧，非夢亦不爲功。所謂夢，卽入其境而不自知之意，或說渾忘物我。得日日夢，秒秒夢麼，那自然妙極了，幸福極了。否則，亦須時一剎那入夢。能若斷若續地有此剎那剎那以爲平素矚化生活之調劑，那全生活才差強有了被腴潤之機，才有了棧樁，不致跟踉跄跄，如無歸的遊魂。呀，鑽進生活底內層，夢去罷——然而自覺正是阻止這行爲使不成功的一個有力的魔鬼。它纏守着你；看看是時候了，就來拉阻你，攪醒你。胚，魔鬼，且處了你底死刑！

或云生活真充實者，卽有自覺亦不很礙事。仰以睡眠爲警罷：體健者方其將

入睡也，縱自覺、醒，亦復能人睡易易的。誠然。然而不復礙事，總還有點礙事吧。數醒而後夢，孰若渾然一睡即夢之爲愈？且今所特爲說法者，乃患生活的失眠症之若干病人耳。縱自覺不必爲失眠的原因，甚或說自覺乃失眠下應有的現象，是失眠的結果，都無不可。然而病矣，何復堪鬼擾？自覺，惡鬼也。是以必祛鬼以謀生。

必第一步使自覺絕跡于生活範圍以內，然後生活的失眠症才有痊愈的希望。假如是專論着文人吧，說是沒有了自覺，便將有礙于創作，這也是過慮。創作並不絲毫有賴于自覺，自覺僅是一種當事的檢查；反之，自覺倒是對創作的一個有力的毒害。創作是合事後的追憶與幻想而成的。

真正的創作，乃是一種融幻的表現，而並非檢查的記錄。生活是整個的有機。換一名詞，則生活亦可稱爲體驗吧，那體驗也是整個的有機。所謂有機，乃是說，某個體底各內部彼此間均互有關係，互相牽連，雖其關係牽連等等可各有

深淺疎密這程度上的差異。所以過去的各體驗是不能絕對地分開來看的；要取出某一部分來，也是不能絕對地取着與別的各部絲毫沒有關連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講，則究因了那關係牽連等有着程度上的差異，所以那過去的種種體驗，也就依着這差異而有了各自與其關係較深，牽連較密者相團結，相匯合，而使這有機的體驗整個被劃分為各部類，且得從而取出之的可能性。在創作的歷程中，某一時所欲表現的主點只有一個。若恰好體驗整個中可匯成爲某部類的若干分子體驗，或正與所欲表現的這主點相印合；到這時候，就來了一種作用，來改頭換面張冠李戴，但不變其原來性質地將這部類中來源不同的許多分子通同給以融化，而使之又有了站在一個合乎人間的事象下而被表現出來的可能性了。這可稱爲融化作用。所謂不變其原來性質，乃是就它廣義方面的說法：即如以前有過怎樣愛着人的體驗，如今表現出來的事象却是憎着人的，也包括在內。但融化而後，有時却即使充分地表現了出來也不見得就是一段可稱爲藝術作品底內容的人間事

象，缺陷也許有的。于是又因了人底內生活（或云基本生命力）大抵相同，替別人造故事也並不會失為不真的這可能，再在融化而外（即曾體驗者而外）推演出一些新的事象來將那缺陷彌補起：此之謂推幻。將這融化與推幻所得的結果用語言文字表現了出來，即創作，別名之，也就是融幻的表現了。至若所表現出來的僅存所推幻得來的，這樣的事也許會有。然而還該叫他做融幻的表現；正是，不先有了融化這醱酵劑，又還能有什麼推幻呢？

然而須注意，此所謂融化與推幻，皆是非意識的，自動的醱釀。種種事象，皆是瞬息萬般，未可泥執，剎然而來，倏然而去。其來，也並不有待于特意的追憶與幻想，誠哉不知怎樣，都是那麼汨汨然而來；雖才有遲捷，汨汨之勢亦因有潏潏與決湍之分。而反之，欲特意去追憶，去幻想，結果倒往往是將心思白費了。所以在創作歷程中，完全只是一種夢的摸索，這其間，含有夢底融化的，與夢底映幻的這兩方面。追戀與希望，信仰與唾棄，惻隱與憎惡，各色等等，均一

一于此時風雲起舞地湧現到意識界來了。

至此就說到生活這回事了。只有生活在陶醉中、在夢裏，才能感受着真正的人間味。生活須深刻。抓住了人間味底某一點，深深去體味，等到生活轉入了別一點時，那在前一點中掙扎沉湎着所感所領受的一切，就變成了夢，可摸索的夢了。也許生平永只能在某一點或某幾點中掙扎沉湎而未能脫離以之它；但因了時間上的關係，在後一時期來看着前一時期中的所感所領受，那，也是夢，可摸索的夢。所謂時期，其兩兩間並沒一定的距離，若干年也行，一小時也行；只不要使距離成爲無，前一時期對於後一時期還是當事。由這可摸索的夢產生出來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也罷，是單方面的也罷，總之，是不失爲真摯的有真價的作品。誇張一點，也可以說是偉大的作品吧。偉大的是深，不一定要廣而深，窄而深也未嘗不可。深由夢來；有了夢，才有了靈魂的深，才有了融化和推幻。然則，夢對於創作是怎樣地重要呢。反之如受了自覺底魔弄，沒有了夢，生活是那樣膚

淺，時常只脚一踏着生活底浮面就滑了下來，則縱舌敝唇焦地嚙叟了許多如此如彼，也絕不能有真摯的深的東西產生出來的。弄着文字的把戲，修飾着，使它好看好聽，這就算是可貴的技巧底一方面；然而沒有了夢，失去了抓住了靈魂的深而充分表現出來的更可貴的技巧底另一方面：這樣弄了出來的東西，說也是文藝之花吧，然而也只好說是紙紮的薔薇了。若對於這樣的膺品，作者以此自慰自詡，讀者又從而讚揚之，這自然很可哀。但可哀之尤者，或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家底生活吧。

然則爲了創作，也非處自覺以死刑不可。

不過爲人究乃爲了生活而生活，非爲了作品而生活。就算做了文人罷，作品到底是生活底副產物。鑽進生活底內層，夢去罷——要渾渾然，腦裏連努力不要自覺罷這觀念也沒有，那才算真正地成了功。想起來，在這一點上，愚夫愚婦倒着實可羨，佢們是永沉湎在生活底陶醉中，永不解自覺爲何事的。

的。

自覺並非自省。種種現實生活的設計，頗有賴于自省，所以自省倒是很需要

十五年雙十節之晚寫于北平。

論中國文人之器

這裏要說到中國文人之爲器，倒不是有意要提及他們底器量，又從而說到他們底器量小，而以爲他們因此就經不起人家底惡評。恰恰相反，我底意思大抵倒是要說他們是往往經不起人家底好評，而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底器量小，或者說，器小。

本來所謂好評或曰聲譽，只不過是一種空虛的抽象的東西。然而不然，在今日，聲譽之爲物，却實在又已等于實質的貨幣。故對於一個文人，好評一到，他底生活從此也就有了種種的機會可以改善，甚至就成爲了所謂美滿，而美滿的生活對於中國文人，却往往是一個墓窟。我說往往者，是因爲自己曾經留心過，而見到了中國的所謂已經成功的文人，其中十九便都是如此的緣故。

當然，我也並非說凡中國文人底生活之已經成爲美滿者，就全是因爲他們底著作有了好評的結果。除了這個，人們是儘還可以有着種種的辦法，以去使自已底生活成爲美滿的。但其爲美滿也則一，而此美滿對於中國文人所發生的壞影響也則一。這一點，却是可以斷言的。

又，所謂生活的美滿，當然也並不是使中國文人不能上進的唯一的一個原因。然而我們得說，這至少總是原因中的一個。而揆之今日中國文壇的實況，則一些作家，却又往往都是在個人生活比較安舒了以後而同時創作生命便也宣告了終結，因此我們就幾乎要想到，所謂生活的美滿者，竟還又是使中國文人不能上進的原因中之最大的一個了。

中國文人在最近十餘年中自有過了新文學運動以來，有的曾經能夠寫出了一些差強具有真實性而能感人的文章者，幾乎就全是他們當時生活不幸底結果。換言之，他們之能抓住了人間真實而表現于作品者，是基于他們底不幸。再言之，

他們創作即是等于發牢騷。而等到生活一美滿（其實這所謂美滿要追析起來又是一些什麼呢？大抵不過是有一點比較固定的收入以外又還有一個女人或曰愛人，如是而已），于是牢騷便已完畢，而同時他們底生命跟着便也枯窘了，感覺也沒有了，一個個都相繼地沉默下去了。而有的就是不沉默，偶爾發出了一點聲音來，却也只見得是那麼無力而可憐，只猶如水裏的一個已遭滅頂者底微弱的悲慘的呼喊，雖然在他們自己，有的却或者以為並不是如此，而只以為他們是業已登上了一座高山，而得意揚揚地在那裏振臂高呼。

然而同時，在作爲和上述的情形成一對照的事實之下，我們却能夠記得在外國的文學史上，却是曾經有過了一些怎樣譽滿天下的作家，雖是在他們極美滿的，本身已完全沒有問題（請注意這幾個字）的生活裏，而却還是如何息息不懈地在努力于他們底創作。而有一些，則幾乎他們底最偉大的收穫，又都還來在晚年。那個終生都在困苦裏輾轉着的朵思妥夫斯基，在他臨死的頭一年還產生了他

底巨作之一的「卡拉瑪左夫兄弟」，這個且不用說了。就是生活並不困苦的托爾斯泰，在他底晚年也還寫成了名著「藝術論」和作為「藝術論」底實際說明的也是名著的「復活」。歌德底最偉大的著作是「浮士德」，而「浮士德」這書我們却應該記得是完成于他八十二歲時的臨終的高年的。而哈代却到了晚年也還在寫情詩，以及屠格涅夫在五十七歲的暮齡也還能寫出了像「春潮」那樣天真潑辣的言情小說來，這些在我們看去，便彷彿真是有點不可思議了。而就是說到現存的作家，日本的島崎藤村就在稀世的大著「新生」出版了以後，五十多歲的人了年齡已不算小，然而這幾年中也還依然在繼續地發表他底創作，而有的且還是力作。而最近來華的白髮鬢鬢的英人蕭，却還會經對人聲稱，他正在海輪中計劃着他底一個新的劇本。這一切，可都是因為什麼呢？他們底創作生命，為什麼永遠是這麼不會枯竭呢？

這就因為他們對於人間有一個甚大的愛着，而他們對於藝術與真理又都有一

個無已的追求與無已的夢的緣故。這就因為他們在廣義上說起來，就都是一些理想主義者的緣故。而因為是理想主義者，故單是每月有了四百元或五百元外兼三百元的薪水，或是平均每年可以有若干千元的版稅，此外又還加上一個叫做愛人的異性而後來又有了兩三個不辱父母的兒女，這些便都不足以使他們滿足。像歌德與托爾斯泰之流，要說是生活美滿，那實在是已經夠美滿的了。然而不然，在宇宙底永久的缺陷與人類底永久的悲哀面前，他們却是絕不容易收買的。他們永遠反叛。他們底心永遠是熱烈着，而又永遠是悲涼，爲了人類、爲了愛人間。這樣子，他們才把他們之所以成爲真正的藝術家的這一個行程，完成過去了。他們是一些永遠不懈的虔誠的精神巡禮者。而反之，號稱做了精神文明故國底人民的我們，却是如此十分地講究實際，如此十分地容易滿足。我們底文人都很聰明而曠達，彷彿他們當初執筆創作都只是一種手段，此外還別有所圖。是的，我們也並不根本反對別有所圖，但所圖的究竟是一些什麼呢，却又乾脆是什麼也沒

有。做一個無飢無寒的家主，有一個老婆，幾個孩子，他們于是便餓下了，沉默了。這個要說還並不會令人感着寂寞，也能夠麼？

這猶之乎力量不足的乾電池，作爲我們底光照者們的一批一批的人們，却是點得不多，而又完得太快了。有的人幾年以前曾經說到過，中國的文化墾種者們只因爲生活窘迫，沒有餘裕，所以就立起什麼偉大的計劃來，以去從事于工作。而不知今日的情形却正是生活的餘裕就殺害了許多多曾經多少有過一些作爲中國的文人。然而，這難道真是生活有了餘裕之罪麼？本來，生活既有了餘裕，如上所說，不是就正好更加去努力的麼？真正的原因，却都不過是由于中國文人之所以爲器也實在是太小了的緣故而已。而因爲器小，所以就不能有生發，猶之乎力量不足的乾電池，我們却是點得不多，而又完得太快了。

怎樣去延續而且長大這個文化底命脈，不能不算是我當前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需要一些什麼？關於這，我們應該好好地想。

十一月八日燈下。